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多 桑 蒙 古 史

(四)

多 桑 著

馮 承 鈞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多桑蒙古史

(四)

多桑著
馮承鈞譯

漢譯世名書

第五章 蒙哥時代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之攝政——第一次大會之推戴蒙哥——帝位由窩闊台系移轉於拖雷系蒙哥之當選——窩闊台諸孫之反對——所謂陰謀之發現——黨於窩闊台系者之被懲罰——任命諸要職——創設佛教教主——定了稅——莎兒合黑帖泥之死——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之被害——窩闊台系諸王之遺嫡及其部衆之被害——遠治全國之黨於窩闊台系者——畏吾兒王之被殺——命皇弟忽必烈領治漢地民戶——窩闊台死後對宋之用兵——遣軍往討高麗——命皇弟旭烈兀西征波斯——成吉思汗死後蒙古之侵略北印度

貴由死後，在赴告諸王以前，祕喪不發。斷絕交通，留止行人。遣使者以凶問馳告莎兒合黑帖泥及宗王拔都。

先是拔都發自窩勒伽河畔，東迎貴由，行至距海押立七日程之阿刺塔黑 (Alactac) 山，聞赴告，乃託詞休養士馬，停駐其地，依舊俗請皇后斡兀立海迷失 (Ogoul-Gaimisch) 攝政。斡兀立海

迷失者，貴由諸妻位之最高者，而斡亦剌部長忽禿哈別吉之女也。同時拔都集大會於阿剌塔黑，窩闊台系諸王藉詞選舉大會應在蒙古故地舉行，皆拒不赴會，僅遣哈刺和林長官帖木兒(Temour)代表預議，命其附合拔都及諸王多數之決定。時大會中列席者要爲朮赤拖雷兩系諸王。札剌兒部之伊勒赤帶(Ильчидай)首先提議曰：「前奉窩闊台卽位時，已有成約，祇須此系尙存一塊肉，不奉成吉思汗族他系之王爲君。」宗王忽必烈曰：「此言誠是。汝輩首先違法，不從窩闊台遺命。按據成吉思汗法令，皇族有罪者，須經宗親會訊定讞，而後正其罪，乃汝輩違法而殺阿勒塔倫，成吉思汗之威兒薛禪之妻也。其一事也。窩闊台遺命失烈門嗣帝位，乃汝輩違命改立貴由，此又一事也。」

其不欲窩闊台後人嗣位者，皆執此二事爲詞。拔都與窩闊台系有舊怨，曾與莎兒合黑塔泥同謀推戴蒙哥。蒙哥者，莎兒合黑帖泥之長子，在軍中頗有勢權。

成吉思汗分部兵於子弟時，拖雷所得獨多，故其勢最強。君位有人時，諸軍固屬皇帝，然在缺位時，諸軍則仍奉其原屬之王爲主。皇帝無處分諸王所部軍隊之權。拖雷死後，皇帝窩闊台曾奪端，兩部將士曾訴之於拖雷寡婦及諸子，謂將面訴於帝。莎兒合黑塔泥曰，汝輩所訴不爲無理，惟三千之數太微，於我諸子固無所損也，不可以此微事瀆帝聽。况且我輩皆屬可汗

臣，而可汗爲我輩之共主也。諸將遂止。窩闊台聞之，頗德莎兒合黑帖泥。（見史集）

拖雷死後，所部兵分屬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末

哥（Moga）四子。諸王幼時，事皆決於其母。莎兒合黑帖泥有才智，能收攬軍心，拔都與諸王等亦尊敬之。則推其一子承大位，其事較易。時窩闊台系諸後王皆幼弱，尙未得衆心。此系爭位者，除失烈門外，尙有貴由子火者斡兀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二册—史集。

忙哥撒兒（Mangousar）首先在大會中推戴蒙哥，以其智勇，曾從其父立功於中原，又從拔都立功於西域也。見馮秉正書第九册二四七頁。然諸王則以拔都爲成吉思汗系諸王長，當立。拔都不可，諸王乃

請其審擇一人，以備推戴，並立文約，許對其所擇之人不生異議。次日大會，拔都曰：「治此大國非才能出衆而熟悉成吉思汗法令者不可。」因推蒙哥。蒙哥遜讓數日，其弟末哥斡兀立（Mogai Ongul）鈞案斡兀立猶言子，蒙古人名後常加是稱。起而言曰：「吾人既已約定遵從拔都之推戴，若蒙哥不能踐言，將來恐開惡例。」拔都曰：「末哥言是也。」議乃定。蒞會諸人遂依俗奉蒙哥爲可汗，由拔都獻蓋。

大會約定於來年春在斡難怯綠連河源成吉思汗故地中重開大會，俾受諸王及諸將等之全數推戴。開會以前，仍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監國。時皇后與其二子火者斡兀立腦忽（Nagou）共攝

政務，專事徵求貨財。斡兀立海迷失嗜巫術，終日與珊蠻共處，政綱紊弛極矣。

火者腦忽開大會之決議推戴蒙哥，大不悅。使告拔都曰：「會議不在成吉思汗故地，諸王亦未全集，義不能從。」拔都乃請其赴來春之新會，且曰：「蒞會諸王以國土廣大，特推舉一堪承此大任之人。今推舉已定，未能挽回也。」於是雙方使者往還，迄於年終，議尙未定。拔都乃命其兩弟別兒哥、脫哈帖木兒將大軍衛蒙哥至怯綠連河畔，命於來年春沙兒合黑帖泥所召集之大會中，奉之承大位。及期，窩闊台系諸後王及察合台子也速蒙哥（*Yessou-Moengga*）以蒙哥之推戴不合法，而帝位應屬窩闊台後人，皆不蒞會。拔都及沙兒合黑帖泥數遣使往勸。拔都且言童稚不能治成吉思汗所遺之大國，仍不納。別兒哥待之一年，恐久延生變，請命於拔都。拔都乃命其立奉蒙哥即位，違者誅之。

如是朮赤、拖雷兩系諸王及成吉思汗諸侄等，成吉思汗諸王從突厥舊俗，其駐兵於中亞者，自稱曰左手諸王及右手諸王。例如拙赤、哈

撒兒合赤溫幹赤斤那顏三人，皆成吉思汗弟，其諸子封地皆在韃靼地域東邊，則名左手諸王是已。其諸集會於所定之地。元史謂在闊帖對於窩闊

諸王皆集，僅待其至。失烈門火者，腦忽三王見其反對無效，許赴會，並示以期。及期而猶未至，乃不復待，命星者擇定卽位之時日。

一二五一年七月一日，蒙哥時年四十三歲，

蒙哥生於一二〇八年一月，幼時窩闊台撫以爲子，養之幹耳朶中。及拖雷死，始命歸藩邸。

（元史譯文三〇三頁）諸王等奉之卽位。諸王皆解帶置肩上，對之九拜，帝帳外戰士萬人亦隨之而拜。蒙哥命是日人皆休業息爭，宴樂終日，並使萬物皆同其樂。是日不許乘馬，禁以牲畜載物，禁殺牲爲食，禁漁獵，禁破土，不許擾動水之靜潔。

次日，蒙哥在廣帳中設大宴，諸王等坐於右，諸妃主等坐於左，皇弟七人立於前，諸將諸那顏等分行而立，忙哥撒兒居其首。文吏書記總管侍從官等則以孛勒海阿合（*Bolghai Aca*）鈞案其人疑是名見本書

第一卷第九章之孛里海，而辯僞錄卷四著錄之博刺海，必爲一人無疑，阿合尊號，猶言兄也。居首。諸將卒列坐帳外，大宴七日。與宴之人每

日各易一色之衣。每日供食者馬牛三百頭，羊五千頭，供飲者酒漚兩千車。

方宴樂時，有騾夫克薛傑（*Kischk*）上變，謂以失騾出覓，道遇軍隊護車乘甚多而來。一車微損，御車有幼童，誤識克薛傑爲同伴，呼之使助修車。則見車載兵器甚多，問作何用，御童曰：「諸車皆

同，問我奚爲？」益訝之。更詢他人，始知此軍隨失烈門腦忽忽禿忽（Coutoucou）三王，以赴會爲名，將乘蒙哥及諸王酒醉除之。故於一日間急馳三日程地來告變。宴中諸人聞之，始而疑，克薛傑力言之，始信。諸王咸欲往覘之，因決遣諸將之長忙哥撒兒率二三千騎往。時來衆距大會地二日程，忙哥撒兒黎明馳至其地，以軍圍之，自率百騎進至行帳前呼曰：「有人告變，謂來者意非善。脫其說非真，可速赴斡耳朵面自解，否則將強之往。」三王聞聲出帳，言今來朝賀蒙哥，原無他意。遂隨忙哥撒兒行，每王從者不得過二十人。及至斡耳朵，獻九品之貢，凡物皆九數。首二日，猶令與宴，至第三日，三王將入帝帳，卽被拘繫，而命其所部軍隊各還駐地。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二册一史集一魯不魯乞行記第三十章所誌亦同。

越日，蒙哥親鞫之，語三王曰：「告變之言似非真相，脫有誣陷，可明辯之。」將嚴懲誣陷者。三王皆堅謂無逆謀。蒙哥杖失烈門傅，傅自承與其他諸臣同謀，諸王等實不知情，語畢拔劍自殺。

復令忙哥撒兒等鞫問三王從官，咸辭服。蒙哥欲宥之，衆以爲不可，乃械繫諸罪人，然尙無意殺之也。詢之左右，諸人語畢，意尙未動。見馬合木牙刺注赤遠立帳旁，乃曰：「此老父何無一言？」命之前，牙刺注赤曰：「請以史事與此相類者對。」昔者阿荔散德（Alexandre）旣勝波斯，將入印度，有

將領數人欲令自己出，不奉其命。阿荔散德遣使詢其大臣阿里思脫忒 (Aristote)。使者致命，阿里思脫忒導使者遊於園中，命人拔其中之深根大樹，易以幼弱新芽，遣使者還，別無他語。使者以所見還報，阿荔散德悟。乃誅不從令者，而以其人之子代之。』蒙哥聞是言，遂誅三王之黨與逆謀者凡七十人。波斯成將宴只吉帶之二子亦同謀，皆以石子填塞其口而死。遣人逮宴只吉帶於呼羅珊境內之八的吉思，付拔都誅之。

蒙哥即位後，任命諸大臣及國中諸要職：以那顏忙哥撒兒爲大斷事官。以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徒李勒海掌文書省及財政內政兩部事。分文書省爲數局。設波斯畏吾兒漢地西番唐兀等令史，使主來往文書。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二册—史集以拙赤哈撒兒子晃忽兒 (Counour) 爲哈刺和林長官，典守宮殿帑藏，阿藍荅兒 (Alandar) 副之。

命皇弟忽必烈領治漠南漢地民戶。以察罕統兩淮等處蒙古漢軍。以帶荅兒統四川等處蒙古漢軍。以和里解統西番等處蒙古漢軍。以僧海雲掌釋教事，李志常掌道教事。見元史譯文三〇七頁後又命西

番僧那摩爲國師，總天下釋教。見綱目譯文三一—二頁

以馬合木牙刺注赤

牙刺注赤突厥語猶言大使

總治漢地，其子馬思忽惕總治也兒的石阿母兩河間之地。

仍以阿兒渾總治波斯，兼轄阿哲兒拜占，底牙兒別克兒，阿勒波，谷兒只，魯木，小亞細亞諸國。其隨阿兒渾入朝之文武官吏及所屬藩主，並如阿兒渾所請悉受恩賞。

先是諸王遣使持令旨徵求貨財於波斯。使者甚衆，索供應於居民，人民因以疲弊。稅課任意加增，農人每年之所穫，不足供繳納之用。至是阿兒渾以苛徵擾民事上聞，蒙哥命從阿兒渾入朝之波斯各地徵收官吏各條議其弊，及除弊方法。次日，集諸徵收官吏面詢之，諸人皆言人民困苦，蓋因賦稅之重，宜用馬合木牙刺注赤所定河中丁賦之例，計貧富徵之，每年一次，其他諸稅皆免，蒙哥從之。貧者最少納稅一底納兒 (dinar)，富者最多納稅七底納兒。至在中原及河中兩地，丁稅自一金錢至十五金錢不等。見史集一據朮外尼書則云，中原及河中兩地，納稅一至十金錢不等。命此丁賦所入，惟供軍餉驛傳及帝使往來供應之用，此外不得以任何名義有所需索。牲稅名曰 countehour，每百取一，不及百者免。蒙哥追

認成吉思汗窩闊台兩代豁免基督教回教偶像教教師賦稅之詔敕。

世界侵略者傳云：蒙古人基督教徒曰也里可溫 (Arca-

oun)，名偶像教徒 (佛教徒) 曰道人 (Touines)。魯不魯乞行記 (第三一及第四三章) 亦屢見有道人 (Touiniens) 之著錄。道人者，實爲蒙古人名稱佛教僧人之稱。至若基督教徒之稱號

，則已爲 Etienne Orpélian 所撰 Orpélian 史所證實。史云：「此王頗愛基督教徒，即蒙古人所稱之也里可圖 (Ark'houn) 是已」。可參照 Saint-Martin 撰 阿美尼亞記 第二卷一三三頁。諸國老年及貧而無告者，亦同豁免。惟猶太教師 (Israélites) 獨未受此惠。

蒙哥 禁止追徵以前欠稅，曾云：「與其充盈庫帑，不如撫慰民心。」自貴由死後，皇后諸王等濫發令旨，至是命盡收之。凡自成吉思汗死後迄於是時所發之令旨，悉皆無效。禁止諸王擅自宣命於諸地，須與諸地長官協議之。蓋諸王等封地雖大，尙自以爲成吉思汗之子孫，可與君主共有侵略地之稅課，所以皇帝不少親屬，多干涉其大權也。禁使臣徵發民馬，每站不得過十四馬，不得行逾限定供應境地之外，不得經過非其路程所應經過之城村。自窩闊台時代以來，凡錢商貨商及售貨於宮廷者，皆得馳驛。蒙哥 以爲私人旅行不得假用官吏驛馬，亦並禁之。

有售貨於皇帝貴由之商人無數，因貴由死，尙欠價未償，其后及諸子姪亦有所欠未償。及蒙哥 卽位，諸商因其仁厚，羣赴其幹耳朵索償。管庫官吏以前代債，皇帝不能代償，然蒙哥 仍爲償之，計費銀五十萬巴里失。

一二五二年二月，帝母莎兒合黑帖泥死，時已尊之爲皇后矣。莎兒合黑帖泥 雖爲基督教徒，待

回教徒亦厚。曾助黃金一千巴里失建一回教學校 (Medrese) 於不花刺，並賜地甚廣。校名汗尼 (Khan) 有生徒千人。窩闊台在位時，雅重其人，國有大事，先與議之，對其使者，亦示優禮。曾求其再醮其子貴由，莎兒合黑帖泥以須以餘年教養諸子謝之。與其第四子阿里不哥居於阿勒台山附近之一地。死葬其夫拖雷及成吉思汗之墓側。見史集一世界侵略者傳第二册。蒙哥從漢制，追尊其父拖雷爲帝，並上廟號。見綱目譯文三〇九頁一廟號睿宗。

一二五二年八月，帝至哈刺和林，究訊諸王及后妃之獄，罪其反對彼卽位也。尤恨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緣前命其入朝新主時，皇后曾曰：「蒙哥及諸王等既誓奉窩闊台之後裔爲帝，何得自立也？」至是遂逮皇后，縫其兩手於革囊中。蒙哥至帝帳，命以斡兀立海迷失及失烈門之母送莎兒合黑帖泥帳，付忙哥撒兒鞠治。忙哥撒兒盡剝其衣，使之裸露，斡兀立海迷失責之曰：「此身僅呈露於一皇帝前，何得使衆人見？」忙哥撒兒罪其厭禳，謀害蒙哥，遂共失烈門之母，裹以氈，投諸河。其諸子等則謂奉母命，故不承認蒙哥爲帝。殺海迷失用事大臣合荅鎮海二人。其殺鎮海者，荅尼失蠻哈只卜 (Danischmend Hadjib) 也。以察合台孫不里付拔都，拔都憶前者不里在醉中冒辱之舊怨，殺

之。

蒙哥以三王皆近屬，宥其死。謫火者斡兀立於哈刺和林西速里海（Souligai）之地。命腦忽失烈門從軍隨征。其後未久，忽必烈赴漢地，以素愛失烈門，請於蒙哥，以失烈門自從。迨蒙哥自赴漢地時，仍將此預備繼承大位之幼王，因疑忌而投諸水，溺死之。謫窩闊台諸子於各地，奪其父所遺之部兵，以畀翊戴無貳心之諸王。惟合丹滅里二王及闊端諸子早誠心歸命，不僅未奪其兵，且各以窩闊台之斡耳朵一所后妃一人賜之。

蒙哥究違命諸臣，遣使至各地，凡附窩闊台系者，皆逮治之。自哈刺和林至訛荅刺，列兵防守。遣斷事官八刺至察合台封地鞠殺罪人。別遣一人負同一使命至漢地，同時遣二軍赴吉兒吉思及謙州之地。刺失德曰：「自此不幸時代以後，蒙古遂受內亂之害。諸王似忘成吉思汗和睦保國之遺訓。據聞一日成吉思汗欲諸子知結合之益，出一箭於箴中，命諸子斷之極易，已而出二箭三箭以至十箭，軍中強有力者竟不能斷。成吉思汗乃曰，設汝曹能互相援助，汝曹之勢力亦若是也。」成

諸敵既除，君位既固，新帝遂遣散列席大會之諸王統將等，厚贈別兒哥脫哈帖木兒並及其兄拔都。復命哈刺旭烈兀嗣有其祖察合台之封地，命殺其諸父也速蒙哥。哈刺旭烈兀西還就國，死於

道時也。速蒙哥耽於酒，委國事於其妃。蒙哥復命哈刺旭烈兀妃幹兒哈納 (Organa) 執殺也。速蒙哥幹兒哈納執國政者十年。蒙哥賞驛夫克薛傑告變功，賜號蒼刺罕 (Tarkhan)，授以高位，賜以重金。

先是畏吾兒王巴而朮 (Bardjone) 降成吉思汗，曾將所部兵從征河中唐兀。成吉思汗獎其功，許以其女阿勒屯別吉 (Altoun Bigui) 字之。已而成吉思汗死，婚姻遂緩期。及窩闊台欲履行其父之命，而阿勒屯別吉死，俄而巴而朮繼死。其子乞失馬因 (Kischmain) 入朝，窩闊台冊封之爲畏吾兒亦都護 (Idicout) 亦都護者，畏吾兒之尊號也。未幾乞失馬因死，攝政皇后禿剌乞納命其弟撒連的 (Salendi) 嗣。見史集畏吾兒條。蒙哥卽位，撒連的方入朝朝賀，其國有偶像教之奴某，訴其亦都護欲盡殺別失八里及畏吾兒國之回教徒，擬乘其於金曜日集於禮拜寺時殺之。有蒙哥使臣名賽甫丁 (Seif-ud-din) 者，適在別失八里，聞訴辭，遣使邀畏吾兒王歸。撒連的還國，與其奴質對，堅謂無是謀。其奴請以此事移付朝廷覆按，賽甫丁遂遣之入朝，已而撒連的亦奉入朝之命。忙哥撒兒鞫問此獄，刑訊撒連的，迫之誣服，逮送還別失八里。一二五二年之一金曜日，命撒連的弟幹根赤 (Kendji)

鈞案元史作玉古倫，亦此處譯寫疑有誤。對衆手殺之，回教徒大悅。撒連的信奉佛教，殆因此而爲人所謀陷也。有二臣斷

爲同謀，被腰斬，別有臣名八刺（Bala）者獲免。先是八刺於海迷失攝政時爲書記，蒙哥卽位後，究海迷失黨，被斷處死刑。會蒙哥母得疾甚劇，蒙哥大赦，八刺剝赴刑場時，赦書至，獲免。惟其妻子財產皆籍沒，而八刺被遣付西利亞埃及。緣蒙古君主對於宥死之罪人，或遣其隨軍從征，或遣其爲諭降使，或謫之至氣候不宜於北方人之地，使之終不免一死也。告變之奴竟膺賞而歸依回教焉。此奴於亦都護被殺後還別失八里，畏吾兒人畏之甚，獻重賄以媚之。蒙哥盡除黨於窩闊台系之畏吾兒人後，册封絳根亦爲畏吾兒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

一二五一年皇弟忽必烈開府於漢南，時漢地受兵燹之害已有年矣。召中國學者名姚樞者至，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

自窩闊台死後，蒙古軍之屯駐南境者，屢侵入四川湖廣江南，惟利剽殺，未拓土地。抄掠以後，即棄之而去。

先是窩闊台身死之年，金鞏昌降將汪世顯率塔海所部之一軍復入四川，進圍成都。前此成都已受蒙古軍兩次之殘破，至是宋制置使陳隆之誓死守城。然其部將某潛送款於蒙古軍，乘夜開門納之。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蒙古兵檻送隆之至成都東北百里之漢州，命諭漢州守臣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出戰，城破，盡爲蒙古所屠。

一二四二年，蒙古將也可那顏（Ykè Noyan）耶律朱哥鈞案也可那顏，此言大官人，官號也。耶律朱哥，即耶律禿花子，官分爲二人。復自西安侵入四川，圍攻金沙江北岸之瀘州。宋將孟珙分軍禦之。

一二四三年，皇子闊端獎汪世顯功，承制拜便宜總帥秦鞏等二十餘州事。世顯先已遘疾，至是死。子德臣襲爵，率所部軍從征四川。

一二四二年，統將張柔渡淮，攻宋之揚潞和等州，已而取通州，屠其民。

一二四五年，攝政皇后命河南統帥察罕帥騎三萬會張柔略地淮西。取淮河南岸之壽州，轉攻

泗州 盱眙 及 揚州。宋制置使趙葵請和，乃退。

一二四六年，權萬戶史權侵入湖廣，進至黃州。同年十月，蒙古之勁敵宋將孟珙死。珙智勇兼備，數敗蒙古兵。自是以後，終蒙哥在位時代，僅見一二四七年張柔進圍江南 泗州之役，此外史無兩國攻戰之文。

時兩國邊境殘破，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一二五一年，忽必烈開府 漠南，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遣諸使屯唐 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田。西起鄧州，東達黃河口，列障守之。

一二五二年，蒙古帝以中原之地封宗屬，以河南 陝西之地畀忽必烈。是年八月，忽必烈奉命帥師征雲南。十一月，命宗王也苦 (Yegü) 征高麗。越三月，也苦以怨襲統將塔刺兒營，事聞，奪也苦職。命札刺兒台爲征東元帥往代之。同年，蒙哥從漢地博士言，祭天於山巔。

一二五三年，蒙哥大赦天下，開大會於幹難河源附近，決定命皇次弟 旭烈兀於是年率軍西征波斯。旭烈兀先滅亦思馬因派之國，繼滅阿拔思系哈里發之國，旋進兵西利亞，建一王朝於波斯。傳世垂百年。此王及其諸後王之事蹟，將於中國諸蒙古帝之史事後別述之。鈞案其事構成本書第四至第七卷。

蒙古帝命那顏撒里 (Sali)

撒里，塔塔兒部之禿禿哈里兀惕部人也。成吉思汗滅塔塔兒部時，曾因此汗二妻也速倫也速哈惕之救而獲免，汗二妻亦

塔塔兒部人也。
(見刺失德書)

率兵千人增戍印度邊境，以撒里總軍事，受旭烈兀節制。先是成吉思汗會命四

子各出兵千人組織此軍，戍守涉不兒干 (Schébourgan) 塔里塞 (Palécan) 阿里阿巴的 (Ali-

Abad) 哈溫克 (Gaouk) 范延哥疾寧諸地，此軍數侵入印度北境。

見瓦撒夫書第一册

一二四一年十二月

窩闊台死亡之時，蒙古兵適圍刺火兒，底里算端守城將哈刺忽失 (Aracouch) 見軍心不一，棄城

走底里。蒙古兵取刺火兒，屠其民。已而底里亂起，底里算端末亦速丁巴合藍沙 (Moïza-ud-din

Bahramschah) 亦勒的迷失 (Hetmisch) 之子也。命諸將重申效忠之誓，遣之往禦蒙古，且命丞

相尼咱木勒克 (Nizam-ul-Mulk) 與軍偕行。尼咱木勒克謀廢算端，軍次比牙黑 (Biah) 河畔，遣

使報算端，謂諸將有叛意，請速來營。否則以軍付彼，抑付總軍事之忽都不丁哈散 (Coub-ud-din

Hassan Gouri)。算端信其相無貳心，報曰：「行將以罪人處死，可暫祕其事。」尼咱木勒克出算端

書示諸將，諸將因相約共廢算端，進圍也里，攻城三月有半。一二四二年五月，拔之。殺算端巴合藍沙，

而以亦勒的迷失孫阿刺瓦丁馬思忽惕沙 (Alai-ud-din Mass'oud-Schah) 代其位，巴合藍沙

在位僅逾二年。

馬思忽惕在位之時，蒙古兵自罕荅哈兒（Candahar）侵入欣都（Sind）境內，進圍兀札

（Ondja）城。旋聞馬思忽惕自底里以兵來援，進至比牙黑河附近，蒙古兵遽引還。見 Erischke 撰印度史，巴黎圖書

館藏波斯文寫本。

此一二五三年同年中，蒙哥命其臣名別兒哥（Berke）者括斡羅思戶口。

第六章

教士魯不魯乞之奉使——其經行韃靼地域——撒兒塔營——拔都帳——魯不魯乞之入覲——進赴蒙哥帳——
——覲見蒙哥——魯不魯乞之致詞——蒙哥之答詞——哈刺和林之城市宮殿——蒙古帝答聖魯意書——魯不魯乞
之還國——小阿美尼亞王海屯之入朝——其所獲得之利益

一二五三年終，有歐洲基督教士二人奉法蘭西國王書入覲蒙哥。先是魯意九世之留處帕勒思丁，聞歸自韃靼地域之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言，拔都長子撒兒塔(Sartaq)曾歸依基督教。以爲遣傳道師至其國，得此王子之庇護，或能傳佈真教於韃靼中。遂作介紹書，付戈兒德里耶(Cordeliers)派教士吉約木魯不魯乞(Guillaume de Rubruguis)，命其持謁撒兒塔，請許此教士傳教於韃靼地域。吉約木於一二五三年偕一教士名巴兒帖勒米(Barthélemi de Crémone)者，及書記一人，發自帕勒思丁。至孔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登舟，至克里米亞(Crimée)半島之速答

黑 (Sondac) 登陸。行三日，抵韃靼軍之前哨。魯不魯乞云：「我見此輩之時，似進入垂新世界。」復自是赴撒兒塔營，營距窩勒迦河西三日程。魯不魯乞云：「自速荅黑以來，行程一二月，未寢於廬帳中，或臥於露地，或臥於車下。道途所經，無村莊及建築之跡，僅見有庫壘墳墓甚夥。」有信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之將校一人，介見魯不魯乞於撒兒塔。魯不魯乞盛裝，手持國王所賜之聖經，王后所賜着色繪畫而價值甚巨之聖詩。其同伴教士持彌撒文集及十字架。書記持香爐。入帳時，有人告其不得觸門闥，可誦祝福歌。魯不魯乞等遂唱 *Salve Regina* 歌而入。撒兒塔及其諸妻審視其衣服聖經，頗以爲異。魯不魯乞奉聖魯意書於此蒙古宗王，附有阿刺壁西利亞譯文各一分。次日，撒兒荅得悉書中內容，乃語魯不魯乞等曰：「若欲留居國中，須經其父拔都許可。」將送彼等至拔都帳，面請進止。魯不魯乞曾見有聶思脫里派教士在撒兒塔所舉行聖禮。然撒兒塔非基督教徒，且擲榆莢視基督教徒云。魯不魯乞云，吾人留撒兒塔所四日，未得飲食，僅有一次微以馬酒飲吾人而已。

於是諸傳道師等不得不赴窩勒迦河畔覲謁拔都。及抵拔都營，魯不魯乞頗驚其營地之廣，所據地與一大城無異。周圍約有三四程，人民繁庶。拔都居帳在其中，門向南，南方不許安設廬帳。廬帳

列於汗帳左右東西兩方。女帳居左，視其位置高下，列帳以居，每帳相距有一擲石之遠。拔都有妻十六人，諸妻帳外有服役婦女之廬帳，及藏貯衣物之小屋甚夥。帳以氈爲之，上塗羊脂羊乳，以禦雨水。此種廬帳並卓於列車之上，欲遷徙時，則以牛駝架車他適。其地平原廣袤，道路平坦，轉運甚易也。

魯不魯乞抵拔都所，謁拔都於大帳。魯不魯乞云：「有人告以勿觸繫帳之繩，蓋其與門闕並重也。吾人科頭跣足，供衆人之瞻視。教士普蘭迦兒賓曾先吾人而至此，然曾易服，俾不受人輕視，益以其爲教皇使者，故如此慎重。吾人既入帳中，僅命吾人屈膝，如使臣謁見禮。吾人謁見處，距汗座有一 (Miserere) 之遠。人皆靜默，拔都坐金色高牀，升三級始登牀。旁坐其婦一人，其他男子則列坐於此婦之左右。顧女子甚少，(蓋僅有拔都諸妻始能列坐於此) 所以其一方餘地多爲男子所據。帳口有長桌，上陳飾以寶石之金銀大盞及馬湏。拔都注視吾人甚詳。其面貌微帶赤色。已而命吾人發言，介見者乃告吾人跪而致詞。我乃屈一膝，介者命屈二膝，我不敢違。遂自擬若祈禱上帝者然，乃致詞曰：上帝賜汗以榮華，行將賜汗以天福。前者若無後者，將無所用，汗應知之。脫汗非基督教徒，則永不能享此天福。緣上帝曾云，信仰者及受洗者將獲救，不信者則獲譴。汗聞此言微笑，蒙古人皆鼓掌嘲

笑吾人。已而聲息，我續言曰：我之所以至此者，因聞汗子已歸依基督教，特奉我主法蘭西國王書來。覲拔都聞言畢，命我起立，垂詢陛下及我等名。（魯不魯乞行記蓋呈聖魯意者，故其語氣如此。）譯人乃筆錄呈之。拔都復曰：曾聞陛下統率一軍出國而戰？我答曰：此事非虛，蓋欲討擊佔領耶路撒冷聖地及汙瀆上帝居宅之回教徒也。拔都又問從前是否已遣派使臣至此？我答曰：否。於是命我等坐，賜所飲馬酒，聞此乃異數也。時我注目於地，彼命我舉首，乃出。」

魯不魯乞出帳後，有人來告，留居其國，拔都未敢決定，須請命於皇帝蒙哥。魯不魯乞應入朝自求之，並命部下千戶某之子領之往。魯不魯乞等二人隨拔都宮帳，沿窩勒伽河行，約六星期，九月十五日，遂隨導者東行，跋涉三月有餘。一歷經饑渴寒凍疲勞，未可言喻。一經行廣大平原，此蓋蒙古侵略前康里，哈刺契丹，畏吾兒，乃蠻諸部之地。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抵大汗廷，時汗廷在哈刺和林南數日程之地。道中所需之糧食車馬，皆由各地供應，不須付價，蓋宗王之使者視同皇帝之使者，道路之所需，應由人民供給也。拔都使者所至之處皆受禮遇，人出城奉酒食，鼓掌作歌以迎之。

二教士抵大汗廷，告以來意。然皇帝之臣下終信其爲求和乞降之使臣。魯不魯乞反復申辯，言

非法蘭西國王使臣，僅爲奉國王書往見宗王撒兒塔之傳道師。蓋魯意九世已悉韃靼人視遣使如

同一種稱藩行爲，曾囑魯不魯乞勿使人信其爲使臣也。魯不魯乞云：「此輩驕傲之極，致信世人皆應博其恩寵。」此輩曾詢及我國中

牛羊馬是否甚多，一如將來我國盡取而去之意」。（第三十二章）一二五四年一月四日，此二教士塔拔都部下之人，已數爲此相類之詢問也。

入覲大汗於帳中。魯不魯乞云：「宮前氈門揭開，吾人遂入，時尚在聖誕節內，吾人遂唱 *A Solis*

ortus cardine 等歌。歌畢，有人來遍搜吾人身內，蓋恐吾人藏有兵刃也。強使吾人之譯人留存其

帶及刀於闇者所。帳口設一桌，上陳馬湮。引見者命譯人立於桌旁，延吾人坐於女座附近之處。帳壁

全佈金錦，帳中置一火盆燃火。用荆棘馬矢作燃料。大汗坐小牀，衣皮裘，其華麗光澤，有類海豹之皮。

其身長不逾中人，鼻微扁平，年約四十五歲。其婦年幼，尙美麗。攜其一女名昔里納（*Cyrina*）者坐於

側。女近婚年，貌甚陋，別有兒童數人坐於附近之一牀上。汗問吾人欲飲何物。彼等冬季之飲料共有

四種，曰葡萄酒，曰米酒（*terasine*），曰馬湮（*Gara couniz*），曰蜜酒（*hall*）。吾人答言非嗜飲者，惟

汗所命。於是賜飲米酒，微嘗之，其甘其色有類白葡萄酒。吾人之譯人則在司酒人之旁狂飲無節，致

贖然不知其所言所行。已而汗命人持獵鳥數頭至，置之拳上，視久之。視已，命吾人發言，其身旁有一

譯人爲聶思脫里派教徒。至吾人之譯人則幾醉不知人矣。吾人遂跪致詞曰：吾人感謝上帝，曾導吾人遠蒞此地，來朝其付與地上大權之大汗蒙哥，吾人並祈請救世主耶穌基督，爲陛下祝長壽。（蓋此輩所切欲者祝壽而已）並言前在國內聞撒兒塔是基督教徒，凡屬基督教徒聞悉此事，莫不歡欣。法蘭西國王尤甚，所以命奉修好書，介紹往謁，請許吾人留居其國，俾能依本派之規律，傳佈上帝示人立身之道。撒兒塔不敢專決，遣吾人進謁其父拔都，拔都復命吾人進謁皇帝。上帝既以地上之一大國付與皇帝，吾人籲請其俯允留居其所轄土地之內，俾能傳佈上帝之誠，並爲皇帝皇后皇子等祈福。吾人雖無金銀寶石，僅恃奉祀祈禱。然請許留居此地，渡此嚴冬，同伴之人長途疲勞已甚，若命其立時就道，將恐其不能生還。彼曾囑我代請留居此地數日。大汗答曰：可使太陽之光普照，而使其威權及拔都之威權廣播一切地域云云。迄於是時，譯人已醉，吾人不解其所言何事。蒙哥本人亦有醉意，語畢賜坐。已而隨其書記出，吾人將還所居帳時，譯人來言，蒙哥憫吾人之遠道疲勞，許留此二月，渡此嚴冬。並言附近有一城名哈刺和林，若願徙居此城，則供應吾人一切需要之物，第若吾人願留此處，供應亦同。然隨同汗帳遷徙，艱苦較甚也。」

魯不魯乞留居帝廷之時，曾見蒙哥及皇族對於基督教回教佛教典禮，悉皆參加。其所認識之基督教，僅其若干外式，若焚香祝盞崇拜十字架等事而已。除蓄養珊蠻或巫師外，兼瞻養此三教之教師。冀能藉此確可求福免災，並未思及宗教尙有其他目的。案據魯不魯乞之記載，隨侍蒙哥之信嗜酒之人。朝廷設宴時，叢思脫里派之教師服其衣飾，先爲皇帝祈禱祝盞，迨其退出，則命回教教師入。回教禮畢，則命偶像教師入。——主顯節之八日，蒙哥之正后名忽都台 (Coutouchai) 者，攜其長子班禿 (Balton) 暨幼子數人，並婦女數人，至叢思脫里派之禮拜堂，跪伏於地，以右手持聖像吻之。旋依叢思脫里派之習俗，與在場諸人執手，蒙哥亦蒞此。禮拜堂，與其后共坐於壇前之金座上，命魯不魯乞及其同伴讚唱 *Veni sancte spiritus* 之歌。皇帝未久卽退，其后則留禮拜堂中。施物於一切基督教徒。人以米酒葡萄酒馬漚獻，皇此。取一盞跪請祝盞。皇后飲時，教師唱歌，已而教師等共飲，以至於醉。是日日間所行如此。至哺，皇后既醉，與他人同，遂歸車帳。諸教師作歌送之，謂其曰唱，勿寧曰號也。——教師多人及阿美尼亞之修士一人，巡行蒙哥宮中。吾人入宮時，見一侍者持火炙羊胛骨出。黑如薪炭，我頗異之。詢其故，始知此地之人凡有事必須先炙羊胛以卜吉凶。汗欲有所爲也，命人持未炙之骨至，取而默祝之，然後付人持至汗寢所附近之兩處，以火炙之，骨黑然後早之於汗。審其完整或碎裂，蒙哥自執香置之爐中。破碎則凶。(參照卷末附錄一)，叢思脫里派教師入見蒙哥，奉香，蒙哥設若完整則吉。諸教師等並祝其盞，吾人皆須爲之，已而賜踏教師飲。——飲畢，吾人赴班禿宮中，班禿見吾人至，卽自座上躍下，跪伏於地，而禮十字架畢，奉之至高台，以新絹承之。其傅名大維德 (David)，叢思脫里派教師。實一醉徒也。曾命之行此禮，已而命吾人坐，自飲諸教師等所祝之盞畢，並賜諸教師飲。——吾人復自此歷至皇后位，次第二第三第四者之宮中，諸后亦皆跪伏於地，禮十字架。

架奉之於高台，以繼承之。諸教師等所授之基督教禮儀此。諸后且並遵守巫師及偶像教徒之儀式。○（行記第三十六至第三十九章）。○復活節之前一日，適當一二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哈刺和林城中受洗者有六十餘人，諸基督教徒舉行盛大之慶賀。○（見行記第四十二章）。○

三教之徒皆努力求新入教者於蒙古人中，尤盼皇帝之信仰。惟蒙哥僅守成吉思汗遺教，對於任何宗教，待遇同等，無所偏袒。一日語魯不魯乞，勵其寬容諸教，以為在朝諸人既崇拜惟一長生之上帝，各應自由用其儀式敬奉之云。觀其厚賜各教之人，各教人皆以其教為汗所重視。若據史家阿刺丁尤外尼之言，蒙哥所偏袒者蓋為回教徒。曾舉一例以證之。六五〇年（一二五二年）回教齋節日（Bayram），蒙哥所之諸回教徒集於皇帝之斡耳朵前，盛禮慶賀此節。先由忽氈城人大法官札馬魯丁馬合木（Djémal-ud-din Mahmoud）主持祈禱，為皇帝祝壽。蒙哥命其重禱數次，遂以金銀及貴重布帛數車賜之。並於此日大赦，遣使至各地，命盡釋獄中諸囚。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二冊基督教之兩著作家，若海屯（Haythou）及韓兒帛良（Etienne Orpélian）者，則謂蒙哥偏袒基督教徒。而佛教中人必亦信其偏袒佛教，蓋據中國史書，佛教在當時已成國教也。

魯不魯乞曾見蒙古教師或巫師居於帝帳之前，約一擲石之遠，守護其車中偶像。此類巫師兼

諳星術，知預言日蝕月蝕。凡日月之蝕，此輩擊鼓鉦，大呼以禳之。指定吉日凶日，人事必諮詢之。凡宮廷所用之物，以及貢品，必經此輩以火淨之，此輩得留取若干。兒童之誕生，則召其至，以卜命運。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於其呪術。脫其欲構陷某人，祇須言某人之疾蓋因某人厭禳所致。人有諮詢者，此輩則狂舞其鼓而召鬼魔，已而昏迷，僞作神語以答之。見魯不魯乞行記第四十五章，此傳道迷信若干事。蓋聞諸麥志(Metz)城之一婦人名帕開忒(Paquete)者，此婦先在匈牙利爲蒙古人所俘。後至哈刺和林，服役於蒙哥之一皇后所。此蒙古皇后奉基督教。有人獻美裘，命巫師以火淨之，巫師依俗留其一部。然後疾甚劇，召巫師詢之。巫師言受司衣婦之厭禳，言之於后。后途譴責巫師。其後未久，后得疾甚劇，召巫師詢之。巫師言受司衣婦之厭禳，言之於后。其害其主，拷掠七日，迫之自承。會皇后死，命釋之。巫師遂又誣厭禳者爲皇后女之乳母，但人乃一聶思脫里派教師之妻，逮而拷訊之。乳母自承曾用術媚皇后，然後無害之心，將爲大帝，在位時國勢隆盛。然越數日，皇子夭傷。皇子之母召巫師至，責其言之不實。巫師言前此所誅之乳母曾以厭禳之術殺皇子。皇后聞言大怒，命男婦各一人殺此乳母所遺之一子一女。蒙哥聞之怒甚，責皇后不應妄殺二人。命禁錮皇后獄中七日，期滿謫居宮外一月。同時命誅手殺乳母子之男子，繫其首於手殺乳母女之婦人項上。命以燃薪燻之，旋殺之。(第十七章)。

第四

復活節之前後，魯不魯乞隨大汗返哈刺和林，據言此城不及法蘭西之聖登尼(Saint-Denis)

城遠甚。聖登尼之修道院，且大逾蒙哥之宮殿十倍。城內有兩大街，一名回回街，市集所在，宮廷駐此城時，外國商賈及各地人民皆輻輳於此焉。一名漢人街，工匠所居。城中有文書省之衙署數所，各派偶像祠宇十二所，回教禮拜寺二所，基督教堂一所。城周圍環以土牆，四方闢四門，各門各有市場。東門售粟及其他本地出產不豐之穀食，西門售羊及山羊，北門售馬，南門售牛及車。

皇宮近城壁，環以磚牆，南北向。南方闢三門，中有大殿，建築頗類教堂，其前庭立柱兩行以承之。朝會之日，皇帝坐此殿之高座上，其旁座稍低，皇后位次最高者之位也。諸皇子及諸宗王列坐於寶座右，諸公主列坐於其左。寶座附近有一銀製大樹，四銀獅承之，口吐葡萄酒。馬、酒、蜜酒、米酒於四銀盤中。樹頂一銀製天使矗立其上，手執喇叭。司酒人酌酒於外櫃，酒通於樹下時，喇叭即發聲。此樹蓋

一巴黎之金器匠名不涉 (Guillaume Boucher) 者所製。其人前在匈牙利之別勒格刺德 (Belgrade) 城爲蒙哥之弟某所俘，製作此物時，曾用銀三千馬克 (marc)。

魯不魯乞云，在此別勒格刺德城同被俘者，尙有主

教一人。此主教蓋爲法國魯望 (Rouen) 城附近之別勒維勒 (Belleville) 城人也。魯不魯乞在哈刺和林曾見主教之姪，哈刺和林城中且有匈牙利阿蘭幹羅思谷兒只阿美尼亞之基督教徒甚衆。一鈞案馬克舊量名，每馬克約重八兩。

魯不魯乞留帝廷五月，卽預備西還，此傳道師似未固請久居韃靼地域也。蒙哥欲遣使偕之歸，然魯不魯乞謝曰：「所經道途不靖，難保旅人安寧。」蒙哥遂以諭法蘭西國王書付之。魯不魯乞詢其送達可汗詔救後，是否可以重來韃靼地域？蒙哥不答。僅命其多齋旅行必需之物，賜之酒而遣之。

魯不魯乞云，我告別時，曾自思維。脫上帝賜我靈異如曩者摩西（Moses）之所爲者，或者能使其皈依也。

蒙哥諭魯意九世書，係以畏吾兒字寫蒙古語。首引成吉思汗之諭降語云：「長生天命，天有一帝，地有一主。天子成吉思汗諭曰：耳可聞與馬足可至之地，可將此諭諭之。其不從而欲以兵抗者，將有眼而不能視，有手而不能用，有足而不能行，長生天及地上神蒙古主之命如此。」

「此命蓋由蒙哥可汗通諭法蘭西國王以及法蘭西國諸貴人教師暨全國人民者。俾其獲知其尙未得悉長生天詔告成吉思汗之命，及朕諭告之語。」

「有名稱大維德者，曾冒稱蒙古使臣使汝國。汝曾遣使隨之來朝貴由汗，使者抵帝廷時，汗已死。其寡婦海迷失曾賜絹一疋並國書而遣之歸，顧此婦賤逾牝犬，魯不魯乞云：可汗曾親語我，此不幸婦人曾因厭禱而被絕於外。皇族之安知和戰之事，及此國之福利歟？」

「茲汝遣此二修士至撒兒塔所，撒兒塔不敢專決，遣之往謁拔都。拔都復遣之入朝，覲見蒙古之無上主蒙哥可汗。朕欲遣使偕彼等同至汝國。據二修士言，此國及汝國之間，道途危險，兼有數敵國處乎其間。恐朕之使臣不能安抵汝國，願自齋朕諭國王魯意之詔敕而還。所以朕以長生天之詔諭付汝教師轉達。汝奉諭以後，須遣使來報，欲和抑戰。設汝自以國遠，山高水深，蔑視天命，則彼能轉難爲易而變遠爲近者，知悉吾人之能爲也。」魯不魯乞云，一書中之大意如此。觀其譯文，足證譯人之無識。其中有語義不明之處若干段，概從刪棄。

魯不魯乞於一二五四年六月奉蒙哥詔敕及帝命赴拔都廷，在途七十日，僅見村莊一處，尙不能得麵包爲食。有時二三日中僅飲馬糞，別無食物。蒙哥曾作書致其從兄，囑其增刪其致法蘭西國王詔中之詞。魯不魯乞與拔都遊牧之宮廷隨徙者數星期，旋取道太和嶺而歸聖讓答克城之道院。時魯意九世已還國，遂寄呈其行記。見魯不魯乞韃靼地域行記巴黎一六三四年刊本，此傳道師實名魯亦思不羅克 (Guillaume de Ruysbroek) 願其人爲卜刺班 (Brabant) 州人。則可以假定其出生於卜刺班勒 (Bruxel-leg) 南一程地之魯亦思不羅克 (Ruysbroek) 村矣。

同一時代小阿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 (Hethoun I) 入朝蒙哥。小阿美尼亞，小國也。以昔思

(Sis) 爲都城，當時據有西里西亞 (Clilicie) 戈馬然 (Comagène) 兩地全境，及迦帕朵思 (Cappadoce) 亦鎖里亞 (Isaurie) 之數城。先是阿美尼亞帕格刺迪 (Pagarides) 朝之末王迦乞格二世 (Katig II) 死，其族人名魯彭 (Roupen) 者，於一〇八〇年取西里西亞之山地數區。其中有不少阿美尼亞人，因國爲塞勒朮克朝之突厥所據，不堪受其壓迫，避難於此，垂百年矣。魯彭之後人漸蠶食東羅馬帝國之疆土，力禦小亞細亞塞勒朮克朝之突厥，國境於是擴張。因與十字軍利害相同，時常互相援助。魯彭之第九代繼承人烈雍 (Leon)，復略取東羅馬及突厥之地，於一一九七年遣使請於教皇薛勒思廷三世 (Celestin III) 及皇帝亨利六世 (Henri VI) 而受冊封爲國王。蒙古將拜住擊敗魯木算端凱豁思魯 (Key-Khosrou)，進兵小阿美尼亞之時，烈雍之第三繼承人海屯，見蒙古兵迫西里西亞，遂求和而自保。於一二四四年遣使納款於拜住。由是阿美尼亞王遂爲蒙古皇帝之藩臣，此窩闊台在位時事也。貴由卽位，海屯曾遣其弟大將軍三帕德 (Sempat) 入朝朝賀。海屯欲親入朝，因事未果。至一二五四年，始離其國往朝蒙哥，先取道打耳班，謁拔都撒兒塔，繼至帝廷，頗受優禮。

阿美尼亞史家 Kirakos Kaldzaketi 所撰海屯入朝大汗行記，曾經
Klaproth 在新亞細亞學報第十一冊二七三頁以後刊布並附註釋。海屯

留帝廷五十日得國王之册封，及減輕小阿美尼亞貢賦，豁免教會稅課之詔敕而還。見教士 Michael

Onamisch 撰阿

美尼亞史 Joh. Avdali 譯文，(Valentia 一八二七年刊二八四頁)海屯(鈞案此海屯別爲一人)撰東方史第二十三章。根據此著作家之記載，其威國王海屯請求蒙古皇帝之第一事，則求皇帝歸依基督教，並着手於全國人民之歸依。著者海屯云：「此請及其他六請上達蒙哥後，蒙哥集會議之。阿美尼亞王亦列席，蒙哥之答詞曰：阿美尼亞王既從遠道自動來朝，所請亦甚正當，應准如所請。賴天之助，將實行之。朕將先與韃靼貴人同受洗禮，奉此基督教之教，並使人民悉皆樂從。」此說似非真相，著者海屯又云：皇帝由阿美尼亞王相某主教之手接受洗禮，宮廷之人悉皆受洗。中有男女教人爲國之要人。一蒙哥受洗容有其事，蓋其對於各教一律奉行，然實未信仰何種宗教。蒙古人之視洗禮殆同一種尋常淨禮。至若史家海屯所言阿美尼亞王所取得之教會豁免賦役一事，亦非特惠。蓋成吉思汗法令而經窩闊台追認者，一切宗教之教師皆有此特權也。又據海屯之說，蒙古皇帝曾許將回教徒所侵阿美尼亞國內諸地而經蒙古兵奪還者悉移付阿美尼亞國王。蒙古統將之在西方者，將受援助阿美尼亞國王之命。蒙古兵將進討哈里發，並會合基督教徒共取聖地，此種許諾後此未久皇弟旭烈兀皆履行之。一著者海屯，阿美尼亞國王之威也。君臨地中海沿岸 Tarsus 西南之一小國名 (Tartus)，一三〇五年時，以其國土獻海屯二世，而自入教修道。先赴失普勒島，繼至羅馬，後至法國。在 Pothier 撰東方史一部，詳述蒙古及小阿美尼亞諸國王之史事。(見 Saint-Martin 撰阿美尼亞記第一册二〇三頁引西里西亞志)。

第七章

忽必烈之經略雲南——兀良合台之經略——安南之降——高麗之降——忽必烈之暫時失寵——計畫侵宋——

——蒙哥之進兵——四川之役——合州之圍——蒙哥之死——其軍之退——拔都之死——撒兒塔

一二五二年，忽必烈奉命經略雲南，時雲南數小國分立，多對宋自主。是年終，蒙古將汪德臣將兵入蜀，掠成都，薄其南三百里之嘉定，由是爲忽必烈開闢行軍道途。一二五三年十月，忽必烈自陝西之臨洮進兵，速不台子兀良合台（*Uriangadai*）爲副。速不台於參加窩闊台死後大會畢，還居秃刺河上，斃年七十三歲。（見亞洲新雜纂速不台傳）案速不台（*Godun*）蒙古語猶言珠。兀良合台在諸將中推戴蒙哥爲最力，至是蒙哥命其主持南征軍事。忽必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楫以濟。摩莎蠻主迎降。師至白蠻，其主將出降，主將侄堅壁拒守，攻拔殺之，不及其民。進取南詔國之都城大理。一日夜宴，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命樞

裂帛爲旗，誓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一二五四年一月）至是忽必烈留兀良合台征服南方未平諸地，自還蒙古。

兀良合台既平大理，遂入土番，其酋懼而出降。土番有民三十萬戶。兀良合台簽發土番軍爲前鋒，進取其他諸部。一二五四年終，入朝帝於蒙古。次年，復還雲南降白蠻、烏蠻、鬼蠻等部。魯魯斯阿伯阿魯等國懾於兵威皆降。見馮秉正書二五七至二六二頁，一雲南分爲數國，古南詔之地也。radianj，猶言黑民。忽必烈在位時代，雲南之一大部份或其全部，置合刺章行省。都押赤，Kiaproth 謂卽今之楚雄，（新亞洲學報第十一冊四五九頁，鈞案此誤，押赤應是今雲南省治昆明）。馬可波羅行記曾着錄有合刺章（Caraim），境內有七國，皆屬忽必烈。刺失德記述蒙哥在位時忽必烈南征事，亦謂忽必烈進攻南家思（Narbhass 中國南部）以前，欲先取合刺章之地。據云：「中國人名其地曰大理（Tarlion），印度人名曰憐陀羅（Candar），波斯人名曰罕荅哈兒（Candahar），與土番，唐兀，中國，印度，金齒等國爲隣。忽必烈在此國大肆焚殺，虜其王摩訶羅嵯（Maharadja 此言大王），而還。其後未久忽必烈離軍而去。其後刺失德臚舉忽必烈帝國之十二行省，亦著錄有合刺章行省，治押赤。同一史家在蒙古兀良合台部條下云：「兀良合台，蒙哥可汗時代之一大將，卽此部人也。蒙哥命其弟經略合刺章時，發兵十萬，命兀良合台總軍事，欲使忽必烈受其節制。合刺章之地相距蒙哥駐所有一年程之遠，氣候惡劣，軍中多病。益以合刺章戰士衆多，防守甚力，逐日搏鬥。因此兩種原因，蒙古軍不久僅存二萬人」。

一二五七年，兀良合台進兵交趾，時安南尙稱藩於宋也。遣使諭其王陳日昃降，使皆見囚。兀良

合台遂進兵至洮江，交人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兀良合台分軍爲三隊，濟江敗之。安南王單舟走海島。兀良合台先命其將徹徹都率一隊先渡江，勿與敵戰。待二軍並渡，斷其後路，然後奪其船。敵若潰走，無船必成擒。然徹徹都違命，安南兵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兀良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都懼，飲藥死。

十二月，兀良合台取安南之東京，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囚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見馮秉正書二六四頁一二五八年三月安南王請降，傳國於長子光昺。光昺遣塔

與其國人以方物獻，兀良合台遂詣行在所，時蒙古帝適在侵宋也。見元史譯文三三七頁。馮秉正書第十二册第六頁附錄宋君

榮撰東京史略。

一二五六年春，蒙哥會諸王百官於月兒滅怯士之地。設宴六十餘日，賜金帛有差，仍定擬諸王歲賜錢穀。元史本紀一二五三年下云：宗王拔都遣脫必察詣行在，乞買珠銀萬錠，汗以千錠授之。仍詔諭之曰：成吉思汗窩闊台之財，若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此銀就充今後歲賜之數。（夏真特譯文三七九頁）

同年高麗降。高麗自一二四七年以來不復入貢，至是其王懼於軍威，親自入朝。

或讒忽必烈於帝，言其得中原人心，有圖位意。一二五七年，蒙哥遂召忽必烈還命哈刺和林副長官阿藍荅兒代之，行省事於京兆。阿藍荅兒至鞏昌，大爲鈎考，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哥，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鈎考局，召阿藍荅兒還，不復問。見馮秉正書二六三頁。一綱目譯宋君榮書一一六頁。

文三三
三頁。

九月，會諸王百官於蒙古中央哈不兒哈不黑出兒（Cabour Caboukchour）之地。成吉思汗

塔亦乞刺思部人荅兀海闊列堅（Daougai Gourgan）以宋未降，請伐之。蒙哥亦主戰，言將自將

伐宋。且曰：「我父祖成大業而享盛名，我欲效之。」諸王曰：「君臨全世界而有弟七人，安用親自將

兵擊敵？」蒙哥不願效法窩闊台，不從衆言。見史集先是一二四一年攝政皇后禿剌乞納使月里麻思

入宋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抵淮上，宋人囚之。長沙飛虎寨已而月里麻思死。一二五四年蒙古兵圍

合州，爲守將王堅所敗。宋政府因釋所囚餘使還，以示求和之誠。見馮秉正書二三七及二六〇頁。一綱目譯文二九〇及三二五頁。

是年夏，蒙哥謁成吉思汗行宮，祭旗鼓。復會於怯綠連河附近，以駙馬臘真之子乞觶爲達魯花赤，鎮守斡羅思，賜馬三百羊五千。見元史譯文三三一頁。

一二五七年十月，蒙哥出師南侵，命皇弟阿里不哥居守哈刺和林，阿藍荅兒輔之。度漠南至玉隴棧，忽必烈及宗王數人來迎，大宴，旣而各遣歸所部。一二五八年二月，蒙古元日，次也里本朵哈之地，受朝賀。五月，至黃河，適冰合，以土覆之而渡。入陝西，駐蹕六盤山，諸郡縣守令來覲。時皇弟旭烈兀已平西域，遣使來獻捷。蒙哥以阿母河以西之地畀其弟管理。駐三月，留輜重於六盤山，率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蒙哥由隴州趨散關，皇弟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 孛里又由漁關趨沔州。別遣兩軍入湖廣江南，張柔從皇弟忽必烈攻鄂州，斡赤斤子塔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趾引兵會鄂，其侵宋之軍事計畫如此。

蒙古元帥 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 阿荅胡於成都，敗宋將劉整軍於遂寧江渡，遂長驅至成都。宋四川制置使蒲擇之自將兵取成都，會阿荅胡死，紐璘率軍扼其歸路，擇之兵潰，成都所屬數州悉降蒙古。紐璘以功受都元帥。

十月，紐璘聞蒙古帝次漢中，遂留將守成都，自帥衆進取保寧府西北約二百里之苦竹隘。隘在小劍山頂，中道獲宋將張實，遣之招降。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十一月，蒙古帝渡嘉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至苦竹隘。隘中裨將趙仲竊獻東南門，蒙古兵入，守將楊立敗死，守衆皆潰。詔毋犯趙仲家屬，仍賜仲衣帽，徙於隆慶。次日，獲張實，支解之。賜汪德臣玉帶，犒賞士卒，留精兵五百守之。

越二日，蒙古帝進圍長寧山，保寧府境之險要也。守將王佐徐戰敗，蒙古兵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帝入城，殺佐之子，及徐等四十餘人。由是龍安府內五城守將俱以城降。諸王末哥塔察兒並略地還，以所將二軍來會。已而蒙古將李壇取宋之海州，漣水軍拔四城，殺宋軍幾盡。

蒙哥進至閬州，大獲山，遣王仲入閬州，招守將楊大淵降，大淵殺之。蒙古諸軍攻城，大淵懼，遂以城降。蒙哥命率所部兵與汪德臣分擊相如等縣，師次蓮山，大淵遣人招降其守將。一二五九年一月，師至青居山，宋裨將殺其都統出降。已而隆州及大良山相繼降。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將以城降。遣宋

降將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堅辭之。

是年二月，蒙古元旦，蒙哥駐蹕重貴山，置酒大會。因問諸王駙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謂可居否乎？」札刺兒部將脫歡（*Toghan*）進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便。」阿魯刺部將八里赤曰：「脫歡怯，臣願往居焉。」帝善之。普國寶歸次峽口，王堅追還殺之。帝遂命汪德臣進圍合州，俘其男女八萬。三月，帝悉率諸軍進至合州城下。城在嘉陵江及涪江交流處，三月四月兩月間，屢攻不克。五月，大雷雨凡二十日。

宋制置使蒲擇之在蜀無功，宋以呂文德代之。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舟千餘，沂嘉陵江而上，蒙古兵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

六月，蒙哥屢攻合州不克。七月，汪德臣復選兵夜登外城，王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竟，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軍數攻城，死傷甚重。而軍中痢疫盛行，蒙哥亦得疾。八月，乃留精兵三千守之，餘悉攻重慶。越十二日，蒙哥死於合州城東十里之釣魚山。宋君榮書（一二一頁）謂或傳其中流矢，是語不知何所本。（鈞案語見續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元史謂其死於釣魚山。綱目則謂其死於合州城下。刺失德則謂蒙哥嗜酒，時軍中痢疫盛行，因染疾死。

此汗在位八年，壽五十有二。爲人沈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許之過制。初窩闊台時，羣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御羣臣甚嚴。惟性喜田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爲。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

四川之役，禁止抄掠。皇子阿速台（Assoutai）因獵踐民禾稼，帝見讓之，撻其近侍數人。士卒有拔民蔥者，斬以徇，由是秋毫無犯。仍賜所經地方長吏有差，見元史及綱目譯文三三七至三四頁乘正書二六五至二七五頁。一宋君榮書一一七至一二一頁。一蒙哥，蒙古語猶言銀，（鈞案此蓋音近之誤），突厥語同一名稱則訓爲長生。蒙古人亦常適用此義，惟未用爲人名。（鈞案案此亦誤，可參考一九一三年亞洲學報伯希和撰蒙哥名稱考）。

諸將決定班師，奉柩北還。綱目云：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綉褥，在途見人輒殺，如是被忍者約有二萬人。皇子阿速台以軍事付統將渾都海（Condoucai），自隨柩還蒙古。陳樞於四后之斃耳。桑中凡四日。四后中隨蒙哥南行者僅一人。陳樞時，在場諸人皆號泣。葬於不兒罕合勒敦山成吉思汗拖雷二墓之側。

蒙哥后妃數人，正后忽都台，亦乞刺思部人也。生二子，曰班禿，曰斡連家思（*Orenguiass*）。鈞案應是

玉龍答失之誤。庶出二子，曰昔里吉（*Schirégui*），曰阿速台。見史集

宗王拔都於一二五六年（回曆六五四）歿於窩勒伽河附近之地。拔都別號賽因汗（*Sain-*

Khan），猶言好汗也。人譽其極好施與，凡以貢賦獻者，不俟納庫，即散賜於人。仍奉其祖先粗野宗教。

建撒萊城於窩勒伽河東岸，是爲其與諸後王之首都。拔都習於游牧生活，終年徙居各地。春日沿窩

勒伽河東岸北行，徙居不里阿耳邊境，秋八月則南還。見魯不魯乞行記第二十二章 朮赤死後所遺軍隊，拔都與其

兄斡兒荅共分有之。斡兒荅獲有細渾河北之地，人稱此王及其後王曰左手諸王，俾與窩勒伽河畔

之拔都系有別。左手諸王建牙於昔格刺黑撒別闐（*SaBeran*），訛荅刺等處，對於撒萊之系獨立自

主，然視拔都系之後王若主君，故於教令中列其名於前。見史集北赤傳一木涅靖巴失書第二册。

一二五六年，蒙哥招集大會時，拔都會遣其子撒兒塔赴會。未蒞會前，聞訃，蒙哥命其嗣父位，厚

賜而遣之歸。撒兒塔行至中途亦死。見世界概略者傳第一册。 回教徒相傳此王曾經歸依基督之教。見木涅靖巴失書第

二册一 *Asemannus* 東方叢書第三册第二 教皇因那會四世聞教師約翰（*Jean*）言，亦誤信其入教，篤一〇四頁引阿不法刺治世界史略。

曾於一二五四年致書賀之。見教會年曆第二册四九二頁。

撒兒塔死，帝命拔都子鈞案原文作撒兒塔子，茲據第二册勘誤表及第四册之世系表改正。兀刺赤（*Oulagchi*）嗣位。惟其

年尚幼，蒙哥又命拔都長妃孛刺黑真（*Boracchin*）攝國政，待其成年。越數月，兀刺赤又殤，兀赤子

別兒哥 嗣立。見史集

附錄一 刺失德書所記拖雷攻金之役

「拖雷軍迫潼關，敵果以重兵扼守，不出所料。時有契丹騎十萬，Cadai Zengou

鈞案此人疑指哈達

Camer Tégouudar

鈞案此名可讀作哈馬兒帖古答兒，然金將中無一與此名相合者，兩將統始爲徒單兀典之誤。然則合三峯山之役及陝州之役爲一事矣。

之，列陣於潼關以待。見蒙古兵少，似有輕視意。拖雷見敵兵太衆，特召統將失吉忽秃忽議之。拖雷曰：不能於此處擊敵，須誘之離其陣地。乃命忽秃忽率三百騎馳逐於契丹軍前。然阿勒壇汗（Altan-khan）編言金帝軍不爲所動，且傲言曰：吾人將圍此蒙古軍，盡俘之，將如何如何待遇其妻女。拖雷見忽秃忽誘敵之計未遂，敵軍扼險以守，本軍既不能進攻，退又恐喪失士氣，遂取別道入阿勒壇汗所駐之區域，俾能與皇帝窩闊台之軍會合。命阿魯剌部那顏不魯赤（Bouroudji）鈞案卽博爾朮之弟秃忽勒忽扯兒必（Toucouleou-Tcharhi）將千人殿後。

「契丹軍見蒙古避不與戰，乃大呼挑戰。蒙古兵仍前行，若不聞者。契丹軍不得已離其陣地，追

臨蒙古軍後。蒙古軍勢微而氣沮，契丹軍突擊其殿後軍。蒙古兵被擊，墜水渠者約四十人。禿忽勒忽疾報拖雷，拖雷見事急，乃命人作術法名 djédamischi 者以退之。其術以石浸水，取出拭之，雖在嚴夏，可招致風雪嚴寒，或暴雨。蒙古軍中有一康里人善此術，拖雷命其爲之。拖雷軍服禦寒衣，三整日不下騎。進至村中，時居民皆已棄其牲畜衣物而逃，蒙古軍得衣糧無算。康里人作術有驗，卽日大雨，次日降雪，起暴風，寒甚。契丹軍忽覺仲夏中天寒逾嚴冬，氣大沮。拖雷命分軍，每千人據一村，藏馬於屋中，厚覆之。蓋風暴甚烈，不容其……下有脫文契丹軍則暴於野中，大受氣候嚴烈之害，如是三日，兵不能進。拖雷見其士馬休息，未受嚴寒之害，而契丹軍則衣盡濕，兵械皆冰結。乃鳴鼓，命士卒衣氈袍上馬，勵其進戰。蒙古兵如獅子之搏鹿羣，進擊契丹軍，滅其大半，餘衆逃山中者盡死。二契丹將率五千騎逃，陷於溪中，多溺斃。蒙古軍懲契丹軍前此挑釁之語，乃命將所俘之衆盡以 Loth 民族之行爲施之。」

上文所言之術法，中亞之遊牧民族在上古時已使用之。其術人求雨之石名曰 Yéda。其術名曰 djédamischi。其以求雨爲業者，今在喀耳木 (Kalmoukes) 民族中名稱 djédadj。旅行家

Bergman 則名之曰 *ssaddatschis*。據云（見 *Nomadisch Streifereien unter den Kalmuken* th. III, s. 183）此種術人似能招致風雨雷電。其致雨之術，則用獸體病石，鈞案原文作 *désoar*，蓋指牛黃馬寶之類。投之水中，自然產生煙霧。此類術人以爲此種煙霧可以成雲，而僅在天將雨時作此術。設其術不驗，則謂別有術人破其術，或謂天時熱甚，雨水不能制之。

Pallas 曾將關於蒙古民族之無數有關係之記載留存於後。其間誌有一種迷信之事，十三世紀時頗盛行，是爲炙胛骨觀其裂痕以卜吉凶。史載成吉思汗系之諸君主曾用此術。傳道師魯不魯乞當時曾在皇帝蒙哥廷者，亦曾說明其問卜之法。其說與 *Pallas* 之說相合。茲錄 *Pallas* (*Sam-lungen hist. Nachr. über die Mongolischen Voelkerschaften*, th. II, s. 350) 之文如下。

「蒙古種中具有迷信之民族，在古時所用之占卜方法，而在亞洲之諸民族中幾盡適用，故尙迷信珊蠻。諸法中尤應注意者，燒胛骨觀其裂痕以卜一日或數日後吉凶之法。其術有定例，用之甚頻。此種預言方法，在喀耳木民族中名曰 *Dallatullike*。其術人名曰 *dalladschi*。然在乞兒吉思

民族中則名 *Jauruntchis*。其人非教師，亦非執巫師之業者，惟以長久之歷練，故善此術。蒙古人有書名曰 *Dalla*，以此法授人，示人解釋火焚胛骨種種橫直裂痕之法。胛骨中之最良者，爲綿羊羴羊 (*baiga*) 麋鹿 (*daim*) 馴鹿之胛骨。所用之骨，先以沸水煮熟，然後以刀剝其餘肉，以骨置火薪上。迄於 *dalladachi* 斷定裂痕充分之時，乃出而觀其方位。其大小，其連屬，預卜事之吉凶，人之生死。所可異者，預言之事常驗。所以亞洲之粗野民族多信仰此術。有若干裂痕重於其他裂痕，此種裂痕各有其名稱，各有其意義。」

中國古代所用占卜之術，亦有與上言之術相類者。惟不用胛骨，而用龜甲，以某種草灼之而已。（參照馮秉正撰中國史第一冊一〇四頁刊行人附註）

茲再引刺失德書蒙古兀良合部條之一節，所言蒙古迷信之事於後：

「蒙古兀良合部人欲止風暴，則冒天及雷電；其他蒙古部族則反是。設有雷鳴，則藏伏於廬帳中，懼不敢出。兀良合人不敢食雷殛動物之肉，並不敢近之。蒙古人以爲雷蓋出於一種類龍動物之身，其物自空而下，以尾擊地，蜿蜒吐火焰。據語言可信之蒙古人言，謂曾常見此事。並謂若有人以酒

或馬腫，以乳或凝乳，散之地上，雷卽降於家畜之身，尤以馬受害爲甚。凡散酒於地者，必能致雷，百不一失。其人以爲曝濕靴於太陽下，可以致雷，故藏之於廬帳中，閉其天窗，使之自乾。其地多雷，人畏之甚，故以種種原因賦之。蒙古人並云，曾見鬼而與之言，其地迷信類此者甚多。珊瑚蠻在其地爲數頗衆，尤以近於巴兒忽惕 (Bargout) 或巴兒忽真隘 (Bargoutchin-Tougroum) 之邊境爲夥。人確信鬼與此類巫師共話。」

附錄二 世界侵略者傳及史集所誌蒙古軍遠征窩勒伽河以西

諸國事

世界侵略者傳

可參考第一冊 Zikr isikhlass Boulgar uho ndound Asu Rouss & Zikr Djenk Kéhari Baschguiré 兩章

及史集所誌蒙古遠征窩勒伽

河以西諸國之文如下：史家阿刺丁云：「窩闊台在位時，第二次大會會定議征服拔都所轄地附近之民族，不里阿耳阿速斡羅思諸部。帝命諸宗王各以兵助拔都。其從征者有皇子蒙哥不者克，諸王闊列堅，不里拜荅兒，拔都兄弟斡兒荅，唐古鴈，及其他宗王數人，並統將速不台把阿禿兒等。諸王各

還其封地，籌備遠征。次年春，會師於不里阿耳邊地。首取著名之不里阿耳城，屠其居民，或俘之而去。復自是人幹羅思部，略諸州，進達莫科思 (Mocoss, Moscou) 即莫科城。此部居民之衆，有類蟻蜂，森林密佈，蛇亦難入。蒙古諸王進兵此部，須經此林，乃伐木開道，使道寬可容三車並行。出林後，架礮攻城，攻數日，夷平之，鹵獲無算。凡死者皆割其右耳，計得耳二十七萬。

〔幹羅思阿蘭案即阿速〕欽察等部既滅，拔都遂進破巴失吉兒惕 (Baschgirdes) 之國。 此書所指之巴失吉兒惕

蓋爲匈牙利人。據迦爾賓行記，昔人以爲匈牙利與巴失吉兒惕人同種，致有此誤。其實巴失吉兒惕爲一突厥民族也。此誤殆因北方突厥發音，將 *g* 兩聲母混而不分，故將馬札兒 (Magyar) 與巴失吉兒惕混而爲一。聞此國與富浪人爲隣，國大而奉基督教。拔都於年初進兵，有敵騎四十萬來禦。

拔都命其弟昔班率萬人誦敵。越七日，昔班還報敵兵甚衆，兩軍既近，拔都登山祈天，一日夜，命軍中回教徒亦集而共禱上帝。翌日備戰，時兩軍爲一大河所隔。拔都先在夜中命其弟昔班率軍一部乘夜渡河，數擊敵，然敵軍太衆，未能攻入。於是蒙古餘軍盡渡，與昔班合擊敵軍，入敵營，刀斷結幕之繩。客刺兒 (Kélar) 案此處之客刺兒，蓋指斯拉夫語訓爲國王之 Kéral, Crál。蒙古人必聞軍此名於幹羅思人，蓋幹羅思人呼匈牙利王曰 Koral Vengerski 也。見國王帳幕盡覆，氣沮途潰，脫者無幾。蒙古軍盡取此國之地，是爲蒙古軍所獲最大勝利之一役。

刺失德書所誌此役之文如下：

「猴兒年春，適當回曆六月（一二三六年二月）時，拖雷子蒙哥不者克，窩闊台子貴由合丹，

窩闊台弟闊列堅，察合台子不里拜答兒，

鈞案多桑前文謂不里是察合台孫。

朮赤子，拔都斡兒答昔班唐古，及統

將速不台把阿禿兒等數人，出征欽察。夏季全季，軍行途中。及秋，抵不里阿耳部附近，朮赤諸子之斡

耳朵。拔都昔班及孛羅台（Bourouldai）自是進攻波羅（Polo）巴失吉兒惕兩部。

指波蘭及匈牙利，波羅，民

族甚衆之大國也。奉基督教，與富浪人之國爲隣。以軍四十禿綿（Touman）

猶言四十萬人

來禦。昔班將萬

人爲前鋒，告其兄敵兵甚衆，兩軍旣見，都拔仿其祖成吉思汗，登山祈禱一日夜，命軍中之回教徒亦

共祈勝利。已而與孛羅台夜渡河擊敵。昔班親突陣，統將孛羅台率全軍繼之。蒙古軍進至客刺兒帳，

刀斷其繩，敵兵氣沮，遂潰。蒙古軍有如猛獅之搏食，追殺敵兵甚衆，盡取其國之地，是爲蒙古軍獲大

勝利之一戰。波羅巴失吉兒惕國土廣大，堡寨不少，然盡爲蒙古軍所下。後來此二民族復叛，現在

刺失

德撰此書時在。尙未完全降附，且保存其國王而號客刺兒。

刺失德將蒙古遠征波蘭匈牙利兩役混而爲一。上文所言之戰役，蓋爲

一二四一年撒岳河之戰，匈牙利軍在此役中大半覆沒。顧此史家未
案照年代先後而爲敘述，故在此後始言一二三七年蒙古軍之戰役。

「蒙古軍集合於……河畔，一二三六至一三七年冬諸王命速不台把阿秃兒經略阿速不里阿耳兩部

之地。速不台進至 *Cayan*？敗敵兵，其酋 *Tehicou*？及 *Sayan*？二人親至諸王前請降，諸王納降而遣之歸。已而復叛，又命速不台征服之。

「諸王大會後，分徇此廣大地域，已而由諸道人其境內窮搜敵兵之時……諸點所代替者，蓋爲鈔本中脫漏

之文。脫漏者設爲人名，疑是蒙哥，蓋蒙古君主之名常用殊墨寫之，鈔寫者有時忘記補寫也。率左翼軍在海濱擒八赤蠻 (*Batchman*)，

八赤蠻者，欽察民族之一勇敢酋長，*oberika*？部人也……此處脫漏之文疑是阿速一字民族之哈察兒幹古刺

(*Catchar Ogola*) 亦被擒，其事之經過如下：此八赤蠻先是得脫蒙古之鋒鏑，集盜賊及其他逃人

肆抄掠，奪蒙古軍輜重，爲害蒙古軍日甚。其人轉徙無常居，日間藏伏阿的勒 (*Atil*) 鈞案卽河畔之

森林中，蒙古軍未能知其所在，故未成擒。蒙哥遂命備舟二百，每舟載戰卒百人，分爲兩隊。自率一隊，

其弟不者克率一隊，沿河搜索兩岸諸森林。蒙古兵搜至一地，見營幕遺跡，人去未久，其地有一老婦

言，八赤蠻已遁入一島中，其所抄掠諸物皆在島內。顧附近無船，蒙古兵不能至島。忽大風刮河水，鈔本

此處有脫文，茲據世界侵略者傳補之。蓋刺失德所誌之致見河床。蒙哥遂命其衆涉河而渡。出

八赤蠻事，與傳文大致相同，足見其探錄於此書也。

不意進至島中，襲擒八赤蠻，其部衆或被殺，或溺斃，妻子及捕獲品無數，盡爲蒙古兵所得。蒙古兵重渡河，未損一人。擒八赤蠻至蒙哥前，八赤蠻請死蒙哥手，蒙哥命其弟不者克腰斬之。下文蓋屬於刺失德者。阿

速部之一酋長哈赤兒兀古剌 (Catcher Ungola) 鈞案即前文之哈察兒幹古剌。亦被殺，蒙古諸王駐夏於此地。

馮秉正書對於同一事所引中國史文云：是年（一二三七）三月，入欽察部。進至寬田吉思海，（寬中國語關之訛。田吉思，突厥語 tengiz 之對音，猶言海。寬田吉思，蓋指打耳班海也）。其王八赤蠻率所部逃入海島中，冀蒙古兵不能至此。忽大風刮海水，潮退時其淺可渡，蒙哥遂盡屠欽察之衆。擒八赤蠻至蒙哥前命之跪。八赤蠻曰，我豈苟求生者，且身非驢，何以跪人爲？蒙哥乃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今潮且至，宜早還。蒙哥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見馮秉正書第九冊二二六頁）。蒙哥

「雞兒年（回曆六三四西曆一二三七）拔都斡兒答別兒哥合丹不里闊列堅擊博叉 (Bok-

schas) 鈞案多桑亦作莫又不兒塔思 (Bourtassas) 兩部，未久降之。同年秋，諸王大會後，共進兵入斡羅思。貴

由蒙哥闊列堅合丹不里圍 Ben? 城，三日拔之。已而取 Iga? 城，闊列堅在此城下受傷死。斡羅思

之一首領兀兒曼 (Ourman, Roman) 按即都羅曼來拒，敗死。攻……城，五日拔之。殺其異密 (émir)

兀刺帖木兒 (Oulai-Timour, Vladimir) 已而攻大闊兒吉城，按即大公闊兒吉城八日拔之。是役也，戰甚

烈……亦親列行陣勇戰，故終致勝。旋攻溫赤思老 (Venceslaw) 國都聖尼古剌 (Saint-Nicolas)

城，五日拔之。國王大闊兒吉逃伏林中，蒙古兵擒殺之。既而諸王大會畢，分兵從數道進入斡羅思內地，盡下軍行所過之一切城堡。拔都圍 Kil Acaska? 城，兩月不下。諸王合丹不里以兵來會，合攻三日克之。至是諸王屯兵休養士馬。

「狗兒年（六三五及一二三八）秋，……與合丹進討薛兒客速（Circasse）部。是冬殺其王 Toucan?。昔班不者克不里侵入馬里木（Mérimés）部。『Tchintchakes? 民族之別部也。別兒哥進攻欽察部，擒 Mékroutis 部諸酋。」

「猪兒年（六三六及一二三八至一二三九）冬，……偕不里合丹進圍蔑怯思（Mangass?）逾六星期拔之。次年鼠兒年（六三七及一二三九）春，諸王遣忽黑歹（Conodai）經略鐵門（打耳班）及其附近諸地。同年秋，皇帝窩闊台召貴由蒙哥二王還。二王於牛兒年（六三八）抵彼等之斡耳朵。」

上文見皇帝窩闊台傳；其後之事則見欽察平原諸王章中。

「鼠兒年（六三七及一二三九）秋，當貴由蒙哥奉可汗命離軍（而歸撻鞬地域）之時，宗

王拔都率諸弟並諸王合丹不里不者克等，進擊斡羅思部及黑帽部，Cara-calpak 是為斡羅思攻斡

羅思大城 *Minguercau*，九日拔之。已而盡取兀刺的木兒 (*Ouladimour, Wladimir*) 境內諸城，

諸道並進。軍行所過，盡下其所見諸城堡。旋會師合攻 *Outeh-Ogoul-Ouladimour*，此二字突厥語，猶言兀刺的

迷兒之城，三日拔之。其人歿於牛兒年 (一二四〇) 中。此人未詳，爲何人。

「仲春，(一二四〇年) 諸王逾……山，而入孛刺兒 (*Boulares*) 不里阿耳。及巴失吉兒

惕鈞案即元祕史之巴只吉惕。兩部之地。斡兒答率右翼逾亦刺兀惕 (*Ilaoute*) 之地。 *Bezerenham?* 以軍來

禦，斡兒答敗之。合丹不里進擊撒珊 (*Sassans?*) 部，三戰敗之。不者克逾此國之諸山，而入哈刺兀刺

克 (*Cara-Oulag*)，疑指 Valachie 及 Transylvanie 兩地。敗諸兀刺克 (*Oulag, Valaques*) 族。逾……山而入 *Misch-*

elav 之國，敵兵守境以待，進擊敗之。諸王分五路進兵，盡取巴失吉兒惕馬札兒 (*Magjars*) 撒珊

(*Sassans*)，此撒珊疑是撒克遜 (Saxon) 人之僑居匈牙利東方諸州者，曾爲合丹所攻擊之地。其

王客刺兒遁走。諸王駐夏於迪撒 (*Tissa, Theiss*) 及忸納 (*Tonha, Danube*) 兩河河畔。合丹率

軍略取 *Maoute* 及……之地，進至海濱。此地之王客刺兒自……海港登舟遁入海，合丹還師，在

兀刺忽惕 (Oulaoute) 城中力戰而擒……及……時諸王尙未得可汗凶問也。

〔虎兒年 (一二四一) 欽察部人以重兵來攻……諸王與戰，朮赤子升豁兒 (Schingour) 敗之。其秋，諸王復還逾鐵門及諸山，遣亦刺兀答兒 (Inoudar) 率一軍往擊欽察敗軍之退入此種地域者，盡俘其衆。Ouroungconte-Badadj 國亦請降，遣使納款於諸王。是年諸王於其地渡歲。兔兒年 (六四〇及一二四二) 初，諸王既全平此國，遂還師。夏冬兩季皆在途中。蛇兒年 (六四一及一二四三) 始歸本土。〕

附錄二 東方基督教徒關於成吉思汗之傳說

Eccard 書 (Corpus hist. medi oevi, vol. II, p. 1451) 採錄有一篇關於成吉思汗之記事，似爲聶思脫里派之一基督教徒所撰，撰時應在此汗侵入波斯之後未久。據 Eccard 云：亞洲之基督教徒曾宣傳韃靼之基督教國王大維德 (David)，是爲當時亞洲基督教徒對於成吉思汗

之稱，預備援助基督教徒，討伐西利亞埃及兩地之突厥。益以當時十字軍大敗於尼羅（Nile）河畔，此種希望實有其必要。所以教皇大使教廷樞密員 Pelage 及聖堂派徒（Templiers）故意將此關於大維德國王之奇誕記事廣為宣傳，且以之寄呈教皇，慫其再遣援軍至於聖地。Eccard 之所採錄者，卽此類記事之一種。此記寫於羊皮紙上，原本藏於撒克遜之 Zeitz 城，計有二開本四頁，分爲六章。

第一章述成吉思汗之起源：據謂國王大維德者，國王約翰（Johan）子國王亦思刺愛勒（Israel）之子，基督教徒也。兄弟六人，大維德年最幼。亦思刺愛勒死，長子襲位。此二王及其祖先皆稱藩於波斯大王名汗哈刺（Chan-Chara 應是汗乞塔 Chan-khata 之誤。則其所指者乃哈刺契丹 *Chara-khatai* 汗矣）者，質言之，稱藩於諸王之王。汗哈刺之國境，自合失合兒（Chassar, Caschgar）抵於只渾（Djihoun）河外之八刺撒渾（Bella-garum, Béla-Sagoun），有星者告汗哈刺，言其國將爲一名稱大維德者所取。顧亦思刺愛勒之子卽名大維德，乃召之入朝，欲除之。然汗之二妃爲之請命，其一妃爲國王約翰之女，汗因轉怒爲喜，遂宥而釋之歸。

第二章云：三年後，亦思刺愛勒長子死，大維德嗣立。摩訶支那 (Machachi, Mahatchin) 國王以女妻之。大維德率領無數之軍隊侵入波斯王汗哈刺之國，陣擒汗哈刺，盡取全國之地。時其國有六十四大城，廣袤七十八日程之遠。

第三章云：已而國王大維德兵入河中 (Alaanar, Mavera-un-nahar)。此國鄰接印度，城市甚多。其波斯王定都於鶴悉那 (Gazna 哥疾寧)。大維德戰勝河中王，盡屠其士卒。經略以後，遂還名稱哈刺 (Chara, Khatai) 之地。哈刺國王與花刺子摸沙 (Charnamisa, Khorazm-schah) 所指者蓋爲算端摩訶末。因不花刺 (Bachar m, Boukhara) 撒麻耳干 (Samarehant) 花刺子模 (Bellecharim 卽 Bilad Khorazm 質言之，花刺子模國) 等地之佔領而起爭端。花刺子模沙遣使於國王大維德議和，割讓只渾 (Geon, Djhoun) 河外之地。花刺子模沙東境既可無虞，遂率大軍侵入呼羅珊境內。近距報達六日程之地，遣使向哈里發宣戰。

此後此佚撰人名之記事，多與回教史家之記載相符。一方言成吉思汗侵入花刺子模帝國，乃由哈里發納昔兒所招致，證明時論爲不虛；一方表示同時東方之基督教徒以爲其教主見信於成

吉思汗。此撰人在第六章中，竟謂國王大維德遣赴報達之使者執有繪十字架之旗幟。至若蒙古兵侵入谷兒只攻擊基督教徒之事，則謂其原因別有所在云。

第三卷

第一章 忽必烈時代

忽必烈自開平府進兵長江——開平府之營建——渡江圍鄂州——宋丞相賈似道之乞和——忽必烈之北還——兀良合台自交趾進逼江畔——阿里不哥謀位之處置——忽必烈之即位於開平——阿里不哥之即位於哈刺和林——兩帝之戰——阿里不哥軍之初敗及其退走乞兒吉思之地——阿里不哥軍之再敗——昔木勒台湖畔之三敗——第四戰勝負未決——阿里不哥與察合台汗國首領阿魯忽之戰——阿里不哥之歸命忽必烈——其諸嬰臣之受懲罰——阿里不哥之死——八剌之即察合台國汗位——海都之叛——高麗——日本——忽必烈之駐所——忽必烈之宗教——佛教——佛教教長之設置——爲蒙古語制定文字——營建太廟——採用中國朝代之稱號——保護學者——建設學院——定官制

忽必烈奉命進取長江漢水交流處南岸之湖廣都城鄂州（武昌府），語見前卷。一二五八年終，忽必烈自其在韃靼地域新建之一城啓行。先是其兄皇帝蒙哥指定桓州爲其駐夏之所，一二五

六年，忽必烈命一博學之佛教僧人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獨石口東北約二百二十里之龍岡，建立城郭，一二六〇年工畢，定名曰開平府。

見綱目譯目三三〇頁一據新亞洲學報第十一册三四七頁Klaproth所引清一統志之文，開平府

之遺址今在 *Diao-naiman-sunite* 地方。並見 *D'Anville* 地圖，開平以上部而著名，故灤河亦名上都河。忽必烈進兵甚緩，一二五九年八月始抵河

南之汝南。自將一軍，張柔將一軍，分道入湖廣，取麻城附近之堡寨數所。至是其弟末哥以皇帝凶赴告；然仍進兵渡江圍鄂州，其別軍支隊入江西，陷臨江瑞州二城。

蒙古之侵日甚，宋丞相丁大全匿不以聞，宋臣多人表請正大全之罪，以申國法。宋帝遂罷其相職，令致仕。即拜賈似道爲丞相，率軍援鄂。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似道文人，不知武事。其才不足以當高位，惟知以策術取容於主弱政亂之朝，而其所用諸人，皆使軍中怨憤。似道之援鄂也，不以兵力，僅密遣使詣蒙古營求和，請稱臣納幣。忽必烈初不許，會聞脫里赤 (*Douridj*) 阿藍荅兒謀立阿里不哥，遣人括民兵，因召諸將議事，郝經曰：「阿里不哥已據和林，令脫里赤行省事於燕都，既據兩京，若稱受遺詔，使正位號，欲歸得乎？願大王與宋議和，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忽必烈從之。會宋使復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

遂拔砦而去，留張節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

先是兀良合台奉蒙哥命會師鄂州，乃自交趾率蠻之兵萬三千人徇宋內地，宋陳重兵於境上以俟，兀良合台大敗之。乘勝圍桂林，敗宋兵，進圍長沙。會忽必烈遣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張節閻旺之衆僅餘五千人，作浮橋於江上以濟之，合兵北還。賈似道命將以舟師攻斷浮橋，殺其殿卒百七十人。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宋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獎眷甚至。

一二六〇年一月，忽必烈營於燕都（北京）城下，以阿里不哥調發人丁銀畜，遣使責之。阿里不哥報以好言，用安其心，冀誘忽必烈及其黨赴其在阿勒卜山。蒙哥之大斡耳朵中所召集之會葬大會乃遣脫里赤往延忽必烈及其軍中諸王，諸王答言：「俟將所部軍隊送還駐地後，然後赴會。」脫里赤使人以告其主，而自隨忽必烈赴開平（四月）此地即忽必烈之黨所訂選立新主之所也。迨至，忽必烈弟末哥，窩闊台子合丹，斡赤斤那顏子脫合察兒（Togatachar）及左手諸王統將等，開

大會。羣以親王旭烈兀既在波斯，尤赤察合台兩系後王因道遠未能召集，情形嚴重，未能展期，遂一致推戴忽必烈，依習用禮儀奉之卽位。（六月四日）時忽必烈年四十四歲。見馮秉正書二七五至二八二頁一史集

樂八日後，新帝以金銀布帛滿車，散賜其諸親屬諸可敦諸統將等。見五撒夫書第一冊

諸宗王統將等以推戴忽必烈事，遣使者百人往告阿里不哥，脫里赤聞變遁走，被執，逼訊之，遂盡吐蒙哥死後其主之策謀，投之獄。忽必烈命不里子阿必失合（Apsičga）主察合台汗國事，偕其弟還國。二王道出陝西，被捕，送至阿里不哥所，囚之。見史集

阿里不哥一方面進行亦力命阿藍荅兒發兵於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於哈刺和林。見馮秉正書二八四頁其黨擁戴最

力者，爲蒙哥之正后忽都台，蒙哥子阿速台玉龍荅失（Youroung-tasch）昔里古（Schiréki）及察

合台孫數人。見五撒夫書第一冊一宋君榮書一三三頁

是年夏間，兩爭位者遣使往還，皆無要領。及秋，阿里不哥命旭烈兀子出木哈兒（Tchounou-

cour) 偕哈刺察兒 (Caradjar) 一王率軍南進。二王遇也孫哥 (Yessoungga) 所將忽必烈軍之前鋒，戰不勝，阿里不哥後軍聞之驚潰。阿里不哥殺所囚之二王及使者百人，率殘衆退走乞兒吉思之地，蓋其駐冬之所也。其駐夏之所則在阿勒台山中，其領地卽爲其母莎兒合黑塔泥之領地，地廣三日程。

阿里不哥黨之在陝西者，亦遭失敗；忽必烈卽位之初，命畏吾兒人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急入京兆，謀爲變。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未幾，盡得太平魯懷等陰謀，遂分遣人掩捕之。會有赦詔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方出迎詔。

希憲遣劉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於青居。又命宗王合丹與汪良臣八春分三道進討渾都海，渾都海退渡黃河，與阿藍荅兒合兵於甘州。合丹及二將之兵合擊敗之，殺渾都海阿藍荅兒，關隴悉平。見馮秉正書二八五頁
宋君榮書一三四頁

忽必烈自率軍進向哈刺和林，駐冬於汪吉 (Oungki) 河。哈刺和林城恃中國之糧爲食，茲糧道旣爲忽必烈所斷，因苦饑。阿里不哥兵械食糧俱匱，遂於危急中命拜荅兒子阿魯忽 (Algou) 主

察合台汗國事。阿魯忽時在其所，阿里不哥乃與之約以二事：一以兵械糧食來濟，二守只渾河境，拒旭烈兀別兒哥二王來援忽必烈之軍。

阿里不哥尙在謙謙州之地，恐忽必烈乘危來擊，乃遣使至其兄所，謬言頗悔所爲，願奉兄爲主，將入覲，惟俟馬肥。並待所約阿魯忽旭烈兀別兒哥及其他諸宗王等至，同來解決帝位繼承事。

忽必烈答之曰：「我信弟言，願弟於三王到達以前，先圖一語。」乃命其從弟也孫哥率一軍留屯哈刺和林之地，待阿里不哥至，迎之赴斡耳朵。自返開平，遣餘軍各歸駐所。

一二六一年夏秋兩季既過，阿里不哥休養士馬畢，遂進兵。遣使給也孫哥，言來歸命也，孫哥信之，不設備。阿里不哥以兵奄至，擊潰其軍，乘勝踰漠而南，逕向忽必烈駐所。忽必烈聞警，亟集兵，進禦其敵。一二六一年終，此兄弟二人戰於戈壁邊界忽札李勒荅黑(Khoudja-Bouldac)諸山及昔木勒台(Simoultai)湖附近阿勒赤阿晃兒(Alchia COUNGOUR)之地。阿里不哥全軍敗績，忽必烈下令止諸軍勿追，曰：「是爲輕躁之徒，或者思而自悔。」越十日，阿里不哥聞其兄兵退，遂還與兄軍再戰於昔勒吉勒克(Silgulik)高地附近，先干巴古勒(Sengan Bagoul)區中，沙漠一部

份邊界名曰阿列惕 (Alt) 鈞案此字猶言之地。戰甚劇，及夜，各收軍退。此後終一二六二年雙方無戰事，蓋阿里不哥聞阿魯忽攜貳之訊，勢須禦此新敵也。

阿魯忽既奉阿里不哥命主察合台汗國事，遂赴別失八里，取政權於哈剌旭烈兀寡婦幹兒合納之手。其統治之地自阿力麻里之地，達於只渾河岸，已而有兵十五萬人。阿里不哥戰敗以後，百物皆缺。遣使者三人至阿魯忽國中徵發牲畜兵械貨財，所徵既富，因啓阿魯忽貪心，欲自取之。乃藉詞使者語言不遜，執而囚之。召其黨集議，或曰：茲事須先議而後行，顧既背阿里不哥，則僅有公然歸命忽必烈之一策耳。阿魯忽遂殺三使，奪其所徵諸物，散賜本部軍隊。

阿里不哥不意阿魯忽之出斯舉，聞之驚怒，決進討之。臨行時召集哈剌和林城之基督回佛諸教教長而諭之曰：「忽必烈若來攻，可以城降。」蓋其以爲城民無守城之勇氣，不如逕許之降也。阿里不哥甫行，可汗兵臨城下，各教居民遣代表納款，忽必烈善待之，並承認窩闊台蒙哥兩朝所許豁免此城一切稅課之詔敕。已而仍進兵，會聞漢地有變，遂南還。

阿里不哥之前鋒將哈刺不花 (Cara-Bouca) 與宗王阿魯忽遇於普刺 (Poolad) 城及速惕

(Sout)湖附近之地，敗績，哈刺不花陣歿。阿魯忽恃勝不爲備，安然退還其伊犁(Hile, Ili)河畔駐所，遣散其軍隊。無何，阿速台率第二軍繼至，踰名稱鐵門之山隘，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並及阿魯忽本人之領地。阿魯忽率其未受敵創之右翼，退至忽炭(Khotan)。和合失合兒兩城，其後未久，阿里不哥率餘軍進至阿力麻里境內，駐冬於伊犁河畔。阿魯忽率其新歸之殘衆，退走撒麻耳干。

阿里不哥駐冬以後，縱兵大掠其敵之國，凡捕獲阿魯忽部下士卒輒殺之，此種暴虐行爲，遂不利於阿里不哥。春至，人民饑饉，死亡無算。阿里不哥諸將惡其濫殺敵國之蒙古軍，多有離心。會蒙哥子玉龍蒼失將忽必烈之前鋒軍屯於阿勒台沙漠中及察八罕(Tahabacan)河畔，阿里不哥諸將相率往投之。

於是阿里不哥所部軍隊餘存無幾，逆知阿魯忽將乘其危而來攻，乃遣哈刺旭烈兀之寡婦幹兒合納偕馬思忽惕伯往阿魯忽所議和。先是幹兒合納被迫以國讓阿魯忽後，往訴於阿里不哥所，茲尙在營，故遣之往。及至，阿魯忽娶之爲妃，同時命馬思忽惕伯綜理財賦。馬思忽惕伯在撒麻耳干不花刺兩城大徵財貨，阿魯忽軍勢遂振。時彼亦立須軍隊禦一新敵，蓋窩闊台孫海都(Caidou)

得拔都後王之助，率兵來取其國也，然被卻而去。

阿里不哥兵財俱缺，遂於一二六四年決定歸投其兄。及至忽必烈所，忽必烈盛陳軍隊，阿里不哥進至帝帳前，人以帳簾覆其首，如是依俗跪拜請罪。入帳後，立於諸書記所立處，忽必烈感動，熟視久之，見阿里不哥泣，自亦淚不能禁。既而言曰：「弟，吾與汝孰是？」阿里不哥對曰：「曩者我是，今者汝是。」時宗王阿速台隨阿里不哥入，阿必失合弟阿赤海（Archiagai）近詰之曰：「殺吾兄者汝歟？」阿速台曰：「阿里不哥時爲我主，我奉其命殺之，蓋不欲我族一宗王死於一哈刺朮（Caradjou）哈刺朮，蒙古語猶言臣民，凡蒙古人之手。今忽必烈爲我主，設有命，我且殺汝。」可汗遽止之曰：非成吉思汗族者，皆有哈刺朮之號。於是成吉思汗侄那顏脫合察兒起而言曰：「可汗欲今日不追認往事，僅事歡樂。」因回首顧帝曰：「阿里不哥久立，當令其坐於何處？」忽必烈命坐其諸子列，是日餘時，專事宴樂，不言他事。

翌日，械繫阿里不哥諸臣。忽必烈命宗王四人統將三人會訊其弟及其黨。阿里不哥首言謀自已發，諸臣無罪。帝曰：「諸臣焉得無罪？昔反對蒙哥之正位者，並未引弓抗之，尙罰其罪，汝曹應知之；

今汝曹啟內亂，戕殺宗王及士卒無算，然則應如何處罰歟？」諸臣無詞以對。中有禿滿（*Touman*）那顏者，年最長，顧同列曰：「汝曹奉阿里不哥正位時，誓爲效死，應尙憶之，吾人踐言，正在此時矣。」忽必烈獎其忠，已而復詰阿里不哥造謀之人，阿里不哥乃曰：「孛勒合（*Bolega*）阿藍荅兒二人會語我曰：『旭烈兀忽必烈遠征在外，先帝以大兀魯思（*Orlous*）屬汝，不爲帝尙何所疑？』已而與諸臣議，意僉同，遂有是舉。」阿里不哥諸臣咸證明其事經過如阿里不哥言。忽必烈乃斷處十人死罪，至若阿里不哥之罪，則欲俟旭烈兀別兒哥阿魯忽來此會議定讞。待三王久之未至，諸親王統將之在蒙古者會議，咸主赦阿里不哥阿速台二人之罪，並遣使往告三大藩王，言既見諸王，因要務未能遠離，恐久延生變，乃斷將諸罪臣處死。至若阿里不哥阿速台業已訊畢，諸王咸欲宥之，惟盼三王表示其意云。

阿魯忽答使者，言己之主持察合台汗國事，未奉忽必烈命，諸親王會議未使其正位以前，不便置議。旭烈兀則贊成此事之一切處置，並言將蒞大會。別兒哥答詞亦同。於是釋阿里不哥阿速台，許其入幹兒朵朝見可汗。越一月，阿里不哥得疾死。（一二六六年）葬於拖雷及成吉思汗墓側。阿里不哥

(Aric-Bounga) 突厥語猶言瘦
軀，蒙古語猶言潔牛。

旭烈兀，別兒哥，阿魯忽三王在一短期內相繼死。忽必烈命旭烈兀長子阿八哈 (Abaca) 總管伊蘭 (Iran) 境內蒙古大食軍民人戶。拔都孫忙哥帖木兒 (Mangu-Timour) 主朮赤汗國事。哈刺旭烈兀子木八剌沙 (Moubarek-Schah) 主察合台汗國事。先是阿魯忽死，幹兒合納以其子木八剌沙承汗位；然察合台曾孫八刺 (Borag) 八刺者，察合台子木阿禿干子也。孫都哇 (Yassouni-laganich) 境內。 適在帝廷，請於帝，帝遂册命其與木八剌沙共理其國。八刺歸見木八剌沙，匿其受命事，僅言思鄉故歸。木八剌沙信之。八刺同時誘使一部份軍隊附己，及事已成熟，遂廢木八剌沙而自立。其後未久，八刺命木八剌沙爲其獵士長。木八剌沙回教徒也，性情溫和，爲人正直，曾努力抑治所部士卒之橫暴剽劫。

時有宗王數人尙拒命，中有窩闊台孫海都抗尤力。海都，合失子也。合失應承父窩闊台位，故海都要求其承位之權。顧窩闊台系之軍隊，曾爲皇帝蒙哥所奪取，海都不能僅恃己力而爭大位，故在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爭位之戰中，附阿里不哥而抗忽必烈。阿里不哥歸命入朝後，海都乃還其葉

密立河畔之封地中，謀以己力聚兵以抗。其爲人多智謀，交結尤赤。諸後王得其助，遂據有葉密立一帶。昔日窩闊台貴田之分地，組成一軍。忽必烈遣使詢其何以不赴大會，並徵之入朝，言欲見之，用示親厚之意。海都辭以馬瘦，許不久將入朝。如是三年，輒託詞不至，旋（一二六八年）開戰釁。見史集

先是高麗王噶久抗蒙古兵，後降，遣其世子僎入朝。忽必烈卽位，噶已死數年，其質子請還國，忽必烈乃冊命之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歸。

僎至國境，見高麗人已舉兵抗蒙古，迫其與蒙古絕，始奉之爲君。僎似終從其國人之請。然蒙古邊將以高麗叛亂事入告，並請兵討亂，忽必烈欲以恩諭之，遂於一二六一年詔諭高麗王僎曰：「我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勳，芟夷羣雄，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勍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撤，其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爾初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敕邊將，斂兵待命。東方既定，則

將迴戈於錢塘。迨餘半戴，乃知爾國內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炭，窮兵極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推赤心置人腹中，則反側之輩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命邊閫，斷自子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以飛語亂定盟，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遐邇之化。自尙書金仁雋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民，聖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還叛，因仇讎而擅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隨衆脅從，應據國人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知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於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一出，朕不食言。復有敢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爲東藩，以揚我休命。」

高麗王佛請免軍馬侵擾，還被虜及逃民，忽必烈皆從之。於是叛人皆降，迎其王入境，嗣後高麗

王每年遣使入賀正日。見馮乘正書二九二頁
宋君榮書一四四頁

時日本國王尙未遣使來朝。一二六六年，蒙古帝遣使臣二人持國書假道高麗而赴其國，然聞人言海道險阻，不至而還。一二六八年，高麗王遣其弟瀆入朝，忽必烈以高麗飾辭令去使徒還，而責瀆遣使持詔諭高麗王曰：「太祖法制，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編戶籍，置長官，已嘗明諭之，而稽延至今，終無成言。在太祖時，王惇等已入質，驛傳亦粗立，餘率未奉行。今將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艦幾何？輸糧則就爲儲積；至若設官及戶版事，其意謂何？故以問之。」

高麗王乃造舟一千艘，以供萬人渡海之用。忽必烈不欲用之以侵宋，而欲用之以征日本。已而罷東征，其事遂止。見馮乘正書三〇七頁

忽必烈即位之初，卽定燕京或中都爲都城，顧此金國舊都已爲成吉思汗軍隊所殘破，乃於中都城東北建一新城，與舊城相接。一二七二年落成，名之曰大都，忽必烈駐冬之所也。駐夏則在開平府，此城在一二六四年時已號上都。見馮乘正書四〇四頁

成吉思汗後人之首先偏重一種宗教者，蓋爲忽必烈也。時忽必烈業已歸依佛教，而佛教已開

始傳佈於蒙古人中。孔子之哲學及其恃以平治社會之道德仁義之道在殘猛侵略家視之自不能發生興趣。道教之迷信行爲，對於蒙古人則較有勢權。顧佛教長老之自畏吾兒士番傳佈其教於成吉思汗諸宗王營帳者，業已取珊蠻教而代之，緣其知識頗優於珊蠻教也。此種長老，蒙古人名之曰刺麻 (Tamas)，中國人名之曰和尚，日本人名之曰坊主 (Bonzes)。不娶婦，習居其寺廟周圍之淨室中。寺中陳列種種奇形神像，其主要之教義爲輪迴，與婆羅門 (Brahmes) 同。各人各有其司察善惡之神監臨之，人死受地獄主之裁判，視其前業，斷其歸入何道。最善者升天堂，最惡者入地獄受諸苦。茲二極端之間，有四道：曰修羅，人間，畜生，惡鬼。人類應求善惡之神降福去災，惡神以種種怪異神像代表之。世人可用聖者以古印度語所撰之呪，禳其所降之災。此教包括神話甚廣，而其教師之感動人心最甚者，要爲其八地獄之敘述，及在其中所受之諸苦。

佛教命人爲種種功德，尤禁殺生，偷盜，邪淫，僞言，毀謗。

其祕密之教則示人之欲抵於至善者，必須斷絕諸欲，不感苦樂，不顧外物，僅恃內觀，由是其靈魂不復轉入輪迴而成爲神。

創設此教之人爲釋迦牟尼 (Chekiamouni) 在紀元前約千年時，生於迦葉彌羅國中。印度名曰 *Bouddha*，中國人譯曰佛陀，省稱之曰佛。是爲最後之佛，以前尚有過去佛數位，其在此世爲佛之輔佐人者，則有降於人身之天神。見 Pallas Saml. hist. Nachr. 第二冊五至三六頁 | Grosier 中國志第四冊四五〇頁以後。 | De Guignes 匈奴史第一冊二二三至二三五頁。 | 刺失德云：「其地雖有中國印度及其他諸國之八合失。案八合失蒙古語猶言博士。」

一二六一年，忽必烈命此教之一幼年刺麻總領佛教，其人名 *Mati Dhwadacha*，而以八思巴刺麻 (*Pakba Lama*) 著名。八思巴刺麻，猶言無上刺麻或聖刺麻。見蒙古源流譯文三五頁譯者附註 土番 (*Tubet*)

薩斯迦 (*Sazghia*) 之名族也。學富五明，忽必烈頗信任之，尊爲帝師，升號大寶法王，大刺麻之起源如此。四百年來，土番不復成爲一國，諸部族各有其首領。成吉思汗平唐兀後，降其數部，餘爲兀良合

台所征服。忽必烈分其地爲府路，置總管以治之，諸總管隸於法王。見夏真特譯衛藏通志，一八二

肉身神道曰八思巴，蒙古人則名曰呼圖克圖 (Khou-toukou)，中國人則名曰聖僧。見同書二一六頁。嗣後忽必烈命八思巴製蒙古新字，緣自成

吉思汗以來，蒙古人所用者蓋爲塔塔統阿所授之畏吾兒字也。八思巴製新字，字成，上之。其字方形，

頗類土番字，字僅千餘。見馮秉正書三一〇頁 | Pallas, Saml. hist. Nachrichten. - Jul. V. Klapproth, Abhandl. ü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im-en theile, der Reise

In den Kaukasus, 1814, p. 538. 先是八思巴未至以前，成吉思汗後王二人曾自土番徵刺麻名 *Sagcha Pandita*

者至，命製同類之字母，字未成而刺麻死。

見蒙古源流譯文三九四頁譯者附註

至是八思巴字成，忽必烈於一二六九年詔頒行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

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聖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見夏真特蒙古誌第二册三〇三頁。

忽必烈仿漢制，於一二六三年建太廟於燕京，以祀成吉思汗父也速該及其四子窩闊台、朮赤、察合台、拖雷，並其二孫貴由、蒙哥，共爲八室。上以漢語廟號，每室各以其正后附焉。一二六六年太廟成，帝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常。見馮秉正書三〇一頁、宋君榮書一四二至一四五頁

中國自古以來舊制，建一新朝者必須建一國號，忽必烈之先世都於蒙古，視漢地若帝國之領地，自無須此。迨至忽必烈建都於漢地而採用漢地禮制之時，遂亦建立國號。而於一二七一年取乾元之意，立國號曰元。見馮秉正書三二二頁並建年號。見宋君榮書一三八頁

忽必烈左右多中國學者，若姚樞、李昶、許衡、竇默、劉秉忠等，並授帝以治術，常進言以爲蒙古人

嗜殺過度，故人民抗拒自保，宜申止殺之詔，召降不難矣。見馮秉正書二八二頁忽必烈仿漢制設學士院，以博

學文人充院員，擇其中數人爲翰林，命修國史。時姚樞已於一二六三年被任爲中書左丞，曾請立學

校以育才，忽必烈從之。時蒙古人僅恃騎射，諸王貴人學識不及朝中之漢人，西域人遠甚。有漢人名

趙璧者，曾譯中國經書爲蒙古語，許衡亦用蒙古語節述中國史事，忽必烈以授蒙古人，命習之。見宋

書一四忽必烈初卽位時，淮蜀士人遭俘虜者皆沒爲奴，後命釋數千人。忽必烈對於具有技能之人，

不分國籍宗教，並庇護之，所以錄用不少外國人。若畏吾兒、波斯、突厥、斯單及其他諸地之人爲譯人，

有波斯天文家名札馬刺丁 (Djémal-uddin) 者，曾進萬年曆，並造西域儀像，又有拂菻人，質言之

東羅馬人，名愛薛者，曾掌星曆醫藥二司事。見宋君榮書一三六頁一三八頁一四四頁

忽必烈在位以前，諸司草創，設官甚簡，重權皆在武臣名達魯花赤者之手。此輩執印治事，其權

重於相臣。至是忽必烈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於是置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等官。設司天臺一

所，定軍將宮臣之官制。見宋君榮書一三五頁

